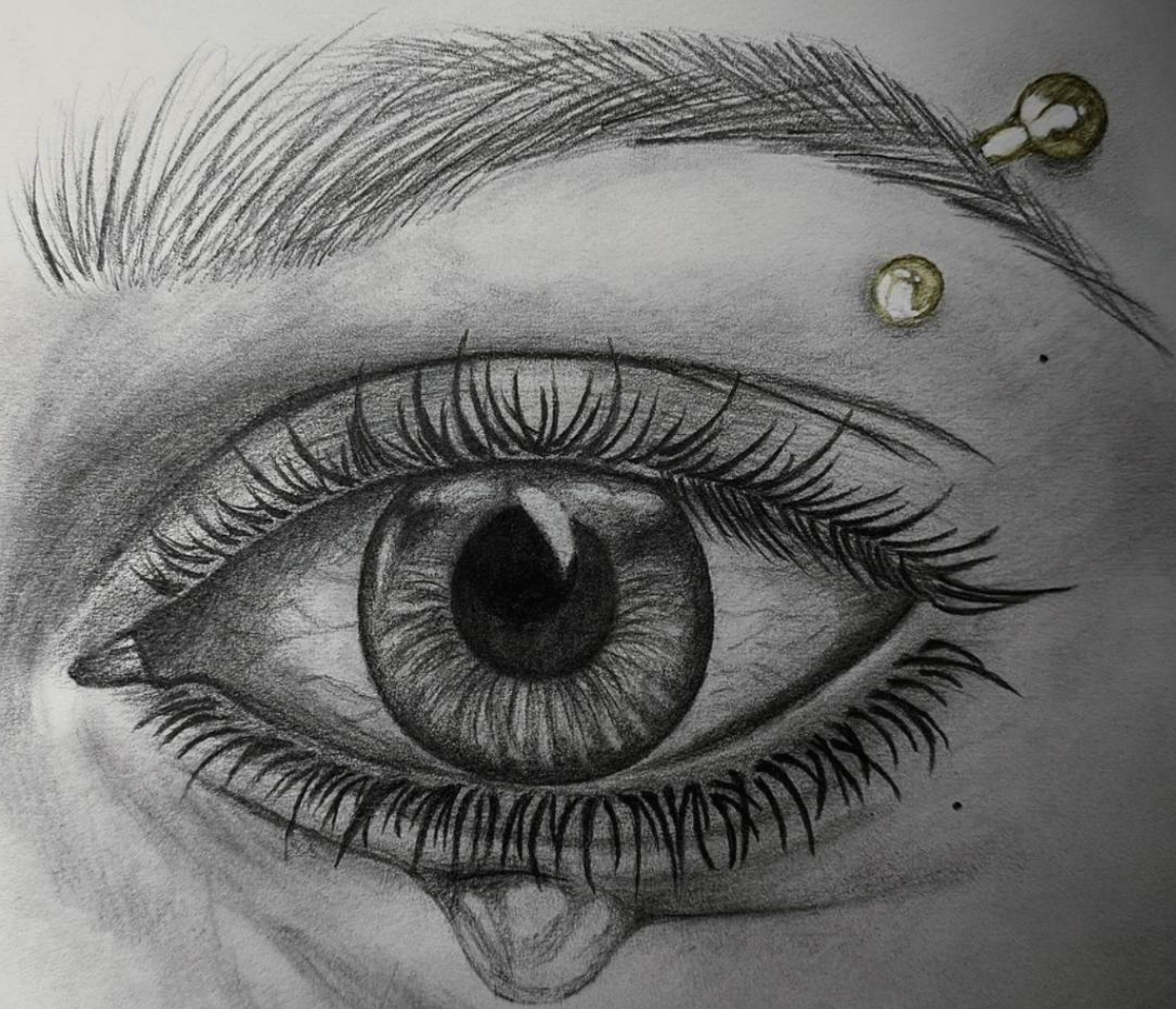


THE INTROSPECTORS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Dongguan

2024-2025

THE INTROSPECTORS

2024-2025

President: Frank Fang

Art Director/ Designer: Elvina Cheung, Gigi Li, Frank Fang

Grown-ups: Michael Storch, Qing He

Writers: Andy Zhang, Cherry Huang, Jolly Tsai, Claire Lin, Millah Mu, Jessica Heng, Jason Zhang, Gaby Mettetal, Susan Xie, Candy Li, Frank Fang, Ariel Lin.

Treasurer/ Fund Raising Team: Yoyo Ho, Cindy Kuo, Nina Lin, Vita Yu

ABOUT US

The Introspectors (INTP) is a student-led club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Dongguan (ISD). The club was founded by Edyth Liu (an alumnus of ISD) in 2018, where it first started as a social psychology research club that publishes student magazine that discusses social phenomena.

Over the years, the club has evolv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graduation of its founding members and the induction of newer, younger students,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the INTP's publications have broadened. Today, the Introspectors club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investigate a range of topics that interest them. It's a club where they can freely express their thoughts and share their insights with the school community and beyond.

TABLE OF CONTENT

Mandarin 中文

注视光明中心，一片寂静，凄凉而空虚是大海	1
云知兰	49
家庭中的异类崛起	54
郁金香	57
雨	58
多肉	59
鹦鹉	60

English 英文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 A Tragedy of Evolution?	1
Is Is There Life After Death?	7
The Brass Howl of Unbeing	12
Journey to the World Scholars Cup	16
The Runaway Minecraft	17

MANDARIN
中文

注视光明中心，一片寂静，凄凉而空虚是大海

—— Candy Li

我说不出口，眼睛也看不见，
我不死不活，什么都不知道，
注视光明的中心，一片寂静。
凄凉而空虚是大海。

——《荒原》艾略特

01.

“阿廖沙，这天可真是冷啊”

10月，他曾听到这样的抱怨，那时的天气便已经如一位步入晚年的老人，拄着它那用枯木制成的拐杖，带着属于它的夕阳与落叶，正慢悠悠的往前踏着脚。

而这迁徙的候鸟群也就像是飘落于风里的那几片枫叶，在云端与呼吸的缝隙里拍动着自己轻盈的翅膀，在那天际中仿佛正颤抖着的羽毛，在那处红蓝交汇的画卷中划出一道突兀的暗色剪影。

它们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以至于，就连那老天爷也会再次呼出一口冰凉的空气，把那些鸟儿们驱赶着继续朝春天的方向飞去，最后只是如确认着其曾经存在过一般，留下一条被云朵制成的，长长的白色。

这些是天上的场景，而在人类前行着的土地上，在这刚刚燃烧的焦土上，拖着身后那仿若大地粗糙临摹而构成的影子，阿列克谢徘徊在被寒风冽冽吹过的尘埃之中，不长不短的白发，若是没有沾染凡间的尘埃，竟也与云朵有几分相似，斯拉夫人的脸被冻得通红，未戴着手套的手上则满是冻疮与老茧，指节也同一颗成熟的苹果一般，和那脸上的颜色竟如出一辙。

此时的他一边在前头的那一小块土地上兜着圈子，一边又慢悠悠地朝逐渐凝滞的空气吐出一口薄薄的白雾，低下头，专注的划一盒火柴，颤抖的双手，无力的试了许多次，将全部剩余，却微弱的体力用于这东西之上，不是近乎让这木棍断裂，便是太过轻微的刮蹭，从未成功过，最后只能气急败坏的低低骂上一句语义不明的脏话。

这些小事便组成了又一年秋天的一部分，算上今年，这恐怕已经是他在这片土地上叹出的不知第几口叹息，而不出意外的，在明年的又一个秋天，这一系列的场景仍然会再次上演。

“看他那样子，他可是悠闲着呢”

从阿列克谢的后面传来个温和的声音，正说话的那人半蹲在战壕里，整个身子不自然的前倾，正用从衣服上撕扯下的粗麻布急急忙忙的包着自己流着血的大腿，无数次用手臂支撑着地面，抓进泥土里，却还是见不到可以轻松起身

那是个东方人面孔的家伙，头发往上炸起，掀过了刘海，除此之外，他的脸上脏兮兮的，几乎想不出他若是带着一副白净的面孔会是个什么样子

虽然面部被火药的烟尘挡的严严实实，但他却有着双亮晶晶的黑色珠子，仔细看会觉得像是只马儿的眼睛，似乎像是随时都准备渗下泪的样子，和他此时的外形似乎不谋而合，在暗处的地方，年轻人明显地大力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就像是在责备他的不争气

但在明处，这些配合良好的外形部分却还是看似无法抵挡他依旧从容，甚至带些笑意的表情，于是就又把从被那双眼睛影响的气氛里拔了出来

“行，李牵过，你是文化人，你最忙！”

还未等阿列克谢回复这无聊的年轻人；一个更加没有悬念的答案，另一边的动静就自然而然的插入两人的气氛中，来源处那人膝盖蜷成一团，半坐在那土坑里

他的那身衣服，尽管任何人都能够看出裁剪的粗糙，勉强还算是件体面的军服，麻布的黑颜料染的比另两人都要浅许多，竟让那人年轻的面孔添了额外的沧桑。

那个名为莫惊春的小伙子过了许久还是闭着一只在渗血的眼睛，左边那颗仍然健在的眼睛如同一颗透亮琥珀，尽管其总被夸奖的眼睛如今已被尘土遮挡大半，只是个从土里挖出来的玻璃珠了

这“琥珀”朝着阿列克谢的方向眨了眨，那张和阿列克谢年龄相符的脸上满是调侃，不难看出在近乎窒息的疲惫之下，仍埋藏着想要飞出来的属于年轻人的活力，黑发的青年靠在并不

结实的土坑边缘，正在慢慢舔舐着一小袋有些脏了的面粉，这是他从阿列克谢的口袋里“抢救”回来的玩意

“阿廖沙！”

自从阿列克谢把这名字告诉他了之后，他便就一直这样叫了，每天喊的时候都是“阿廖沙，阿廖沙”的说着，有时还会带上些别扭的俄国口音，让阿列克谢时常对此哭笑不得，在这时，他便会上于面上绽一抹狡诈的笑

他笑着，一直看着阿列克谢，对方虽说还是没有放过那盒可怜的火柴，但其一直低着的蓝眼睛却在摆弄的同时抬到自己的身影所在的位置，看着就像是那只住在他村子里，闻到肉香就朝自己奔来的小土狗。

“我亲爱的阿廖沙啊！别冲着那盒火柴撒你的气啦！去跟那边的连长借个火吧！”

莫惊春一挥就指向了正前方，像是西方一直的戏剧啊什么的中传递火炬的角色，说罢便又对着空气拍了拍，假装自己是在隔空拍上对方的肩膀，而那阿列克谢也很是配合的一下下的沉下自己的肩膀，就像是莫惊春真的拥有了隔空取物的超能力。

而在他口中所说的能够借火的“连长”，便是不远处的那具已经烧成一团炭的尸体，也没错，这东西曾经也确实他们的连长

十几个小时前，一辆九七式中型坦克和被抛掷出弧度的燃烧瓶刚刚来过这里，席卷了地上飘摇着的野草和黄叶，让一整片原野都烧成了一座满是火光的城，连长也就在那边烧着了。

白磷和汽油在燃烧，弹药，肉体都在燃烧

身子蜷缩的摆出不知应该如何形容的样子，血涌上来蜡黄的脸，焦黑的脸，踩一下，刺一下，僵着不动了就是尸体

那火一直烧了很久，而他们仨，最开始还有更多，一群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就一起躲在一堆尸体的下边，一直紧紧地抓着柄步枪，一直直到天空变得和尸体的皮肤那般白，直到鲜血倒灌入天空中，晕染到云层上端，让它们一并都变成了红色，直到对面的家伙也如同当时的他们一行一般燃烧了，连队经历了几年的战败或胜利，勉强还有存活，其余的就像是沙子一样流走了

“你这臭崽子，咋不怕连长站起来抽你勒”

李牵过低低的咳嗽几声，似乎发出太大的声音就会让他窒息一样，他看着莫惊春的脸，那双黑色的眸子轻微眯起，张开，动作连贯又顺滑的朝对方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我可巴不得他能站起来呢，就算这样，连长的两腿都被戳了个窟窿，能跑得过我吗？”

莫惊春听到那话后对着他这样小声嘟囔几句，嘴巴瞥到一旁去，继续小口小口的吞入那些白色，黄色，黑色，混在一起的面粉坨坨，看到阿列克谢依旧注视的眼睛，他向对方比了一个小小的手势，类似于“我会给你留点的”之类的话。

而这些让人分心的行为统统还堵不住他的嘴，这时候莫惊春还在不断的用只有李牵过能听见的声音小声念叨着

“搞得像这样能救活连长似的，他又不会因为这种话就起死回生，死人哪能活呢”

他继续着，直到扯到了嘴上的一块疤，让他发出嘶的一声，于是那抱怨戛然而止

“哪能活呢，哪能活啊！”

剩下的话又被他咽了回去，若是没有那双习惯于各种光线的眼睛，阿列克谢恐怕真的会以为他归于安静的原因是因为扯到了伤口。

“话到这里啊” 李牵过说道，明显也在回避着这种心照不宣，又或是说，再明显不过的话题，又起了逗人的心思，他拖长了自己的语调，故意用别扭的嗓音不大不小的喊着

“阿列申卡，你把那根烟点着了吗？”

话闭，看着对面的阿列克谢真那样傻兮兮的慢慢挪到了那团焦黑的“碳”前边，试着点燃自己的那盒火柴

“你脑子缺根弦啊…” 要说这家伙胆大还是没心眼子呢，李牵过想到，嘴角抽搐

记起当时第一次看着尸体时自己就被吓到僵住了，脑子里满是充斥着铁锈味的绝望与黑暗，身子都无法移动，就像是个活站着的枪靶子，也怪不得他胆小了，前半辈子都花在读书上头，那时细胳膊细腿的，提个吃饭的桶子都费劲，满腔愤慨都被子弹磨成粉了。

但那个年龄相仿的异国年轻人却就像是一位如同打了好几次战的老兵一般端起了自己的那柄枪管，手同样在颤抖，他那时候脸上比现在可挂了不少肉，至少能看出生活小康，豆子大的汗珠从他的脸颊旁划过，而那人并不熟练的瞄准又抠动扳机

那就是李牵过第一次看着这外国来的志愿军时的样子了，听他说，之前也上过几次战场，打死了几个人，但大多数时候也和他今天那样，窝囊废

“你这样是点不着的”

结束了漫长的回想过程，他好像有点气愤，再次咳嗽了几声，听起来似乎是要比之前那次沙哑许多

“点不着了这烟也不给你”

阿列克谢仿佛是刚刚潜进了对方的脑子里，榨取出来一些潜在的意思那般，他本来拿着火柴盒的手这时却紧紧的握住了自己破破烂烂的军服上的口袋，微微垂眼，如同这个被打中大腿的家伙真能突然站起，过来抢夺他剩下的那根香烟

“你这烟都潮了！我才不稀罕呢！”

李牵过重重的呸一口，对着他说道

“还有，你第一次见着惊春的时候不是还会忙慌的给他递你那个臭烟吗？咋的到我不一样了？”

“我那时候也就是看他刚来不久，让他放松点，现在他要是我的话我就得考虑下了！”

李牵过听罢，还是没有丝毫的放过这位老战友的意思，他张开嘴，再次反驳

“到我这就是没门，到他那你就考虑一下？”随后他便摆了摆手，佯装出一副气愤的模样，这一系列动作倒是整的阿列克谢一阵嫌弃，而伴随着那副表情则又是耳边传来的一句“阿列申卡，这可真让我伤心”

“你伤心个屁！”阿列克谢忍不住骂出一句，“怎么比叶华那小子还没脸没皮！”

“你可别逗他了”莫惊春在一旁笑道，他的鼻子笑的一抽一抽，进了粉尘，大大的打了个喷嚏，除此之外，毫无阻止的打算

“王红梅那姑娘都比他成熟！”为了增加这句话的信服程度，他又加上了一句“那姑娘也还知道分我一半她的黄馍呢！”

“那姑娘对谁都心善！”李牵过笑骂到“就算是匹冻僵的嘛，她也会喂的！”

“好嘛，你不就仗着自己和姓王那小子关系好，被他妹分了两个黑高粱面馍嘛”

莫惊春揉揉鼻子，嘴巴上被连带着抹了一层厚厚的灰，像是大人物留的那种胡子，挂在这么一个大概大学生年纪的人脸上就显得意外的滑稽，让他自从留着了之后就像是钉子一般钉住了阿列克谢和李牵过的眼睛，数秒后便不留情面的喷笑了起来，留莫惊春一人乍然茫然在原地

就只是一直这样笑着，几乎要落下的阳光闪耀着在他身上变成了皮肤中的红晕的一部分，然后又呼的一下熄灭了光，白日被腐蚀了，这下就到了夜晚，只剩下星星还洒在他们身上

待到这仿佛要搅拌过长江的冷流袭来后，人们都不由得的打了个哆嗦，于是为了追求温暖，他们升起了一阵金色的营火，随着轻微的脚步声，一起和那股烟飘到了他们仨说这话的地儿，那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到人们，虽说没过许久，但好像距离看着活气，好像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一般，他们听见了不少叫喊，叶姓的侦察兵打起了精神，向着自己的班长指向他们坐着的方向。

王家的小姑娘和她哥哥说今天能有热水，莫惊春收起带着不满与疑惑的神情，就对阿列克谢喊道：“咱们回去吧！”

“回去吧”阿列克谢把火柴收进自己装着烟的口袋里，揉了揉笑僵的嘴角，勉强只露出了个收敛不少的表情，随后，他指向了莫惊春收紧在十指之中的布袋子

“既然能吃着热的，你就别再舔你那面粉啦”

说罢，他便又紧了紧口袋，肩膀却在同一时刻被什么沉重的东西碾了碾，他发出轻微的嘶声，恶作剧那人便是李牵过，他拖着自己那条腿，在地面上留下诡异的拖痕，不时还要再小声地用方言谩骂他那条不好用的腿了，勉强一个闪身，逃到土地中蔓延到天上的云层

“被王家的小姑娘看照，她就一直笑个不停”阿列克谢赶忙又止住对方跑出去的身体，握着他还算完整的袖子

“那姑娘说不定过上个不久就跑到脑袋后面了，前几天还缠着她哥想骑他们家那匹白马嘞，看，多成熟就还是个孩子！”莫惊春不屑般吧嘴朝另一方向撇撇，但却也是消停下来，任由阿列克谢扯着，看狂乱的风儿让这人那头白色的头发四散飘着，拂过这辽阔的，万物枯萎的草原

“多懂事也还比不上我妹妹不是！”他碎碎念般的说着，掰起手指，不知在数什么

而那总算获取了片刻宁静的自然，它正以深邃的目光注视过每一双动物的瞳孔，就这样看过每一个在土地上流血的人们，看着那双如同被冰冻的河流似的眼眸，在东方的这片土里，蓝色是其不常看到的色彩。

初次见面时，莫惊春就是由于那双冰冷的眼睛而怀疑，这人是否如那斯拉夫人的故乡的冻土一般不近人情，当然，其他印象就全是后话。

这几个前进的身影就和那天飞着的鸟儿一般，化成了结伴的黑色影子，阿列克谢身上的白色显得如当时的鸟儿一般格格不入，他头上那一根根分明的发丝混合着暗沉的泥土与血液，摇摆着，依旧摇摆着，摇摆着，从今年的日子，那个秋天，很快就又摇摆进了一年里的冬季。

02.

在秋天之后就是冬，雪花也像是树叶一样飘到地上，融化在土里，搅拌成为最让人厌恶的烂泥，阻隔着每一步迈向前方的脚印。

他们不是唯一让人厌恶的事物，步枪的轰鸣和来自高射炮的呼啸还未完全从耳畔遍散去，未曾从他们行驶的路边散去。

“阵亡四十五人，负伤六人，失踪十人”

侦察连的花名册在一阵余波的平复后如此统计到，而这已是士兵们从冻得僵硬的泥土中继续挖掘着还在呼吸的肉体后得到的最好的结果。

就在两个小时前，从突围中闯出的人们在拼死的冲锋后终于回到了师部的根据地，被奉命原地修整，他们将在此暂时驻扎，转攻为守。

在不远处，炊事员们围绕着一桶外表老旧的铁质饭桶，正忙碌的准备着一锅久违的热菜，灶火之上，伴随着风的力度，白色的烟与白雪和云朵渐渐融合为同一种东西

在被冻僵的大地上升起火焰早就已经能算是不可思议的壮举，而看似胡乱倒入的，蔫掉的蔬菜卖相并不完美，但也是这样，这锅东西也更加加深了奇迹的轮廓，一锅食材，都只是过了一遍清水，没加哪怕是一粒盐，一滴油，但却散发出了能够迷倒灵魂的香气，让人们不由的地舔了舔起皮的嘴唇，冻得通红的鼻尖嗅了嗅这迷人的味道，他们摩擦着带着老旧棉手套的双手，视线却时时刻刻都被在那处的一切动向所吸引。

或许只是因为真的饿了，旁边名叫叶华的小伙子眼睛都看的直了起来，动作缩起，像个贼似的悄悄用手指顺走一块残留的菜叶子，又被他的班长，稍年长些的黄秋生打了脑袋，笑嘻嘻的推让回去，嘴里向他念叨着“班长，想吃麦芽糖！”一类的话，随后再次打做一团，四处追赶着，最后像只扑食老鼠的鹰一样扑到对方身上，伪装出撕咬的样子，肚子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另旁人不由得怀疑“叶华这小子不会真要吧他班长吞了吧”

就是这样平常的小事，但在战场上，每一次安宁的时间都显得是如此的弥足珍贵，每一秒的流逝都丝毫不亚于一筐干净的水源与足够填饱肚子的食物，于是大家便都在尝试着是否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最大限额的事情，人们正有条不紊的分配着此时的一切。

右侧，可以看到一人在步履蹒跚地穿越过营地的区域，他搬起沉重的，不知装着什么的桶，像一颗子弹那般迅速地跑过莫惊春坐着的地面，丝毫不做任何停歇。

而在左侧，那里则围绕着更多看着“严肃”的家伙们，他们七嘴八舌，全都拿着多张不同材质，不同色彩的读物，有些是信件，有些则是报纸，往上方写出一些密密麻麻的，无法理解的标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之所以如此说，是由于最中心那位剪着短发，学者模样的男人是个珍贵的“协助者”，团长将其称为“左翼”或者，更常见的说，“日共”那时我们还险些将其当作了进攻的敌军）破解起了其中的内容，忙碌中透出几分焦急，这也使得他们所能够吸引的注意丝毫不逊于炊事班，可表达的意思却不如“填饱肚子”这般简单明了，让人也很容易缺了兴致。

“我可怜的小姑娘啊”

李牵过蠕动着自己的唇瓣，热气随着他的话被吐出他的身体

虽说大部分人都在观看着那来着不同两方所牵动地一举一动，但其实也有些例外，李牵过的视线就从未被他们引起的动静所吸引，此刻的他正看向的是另一处大地。

在那里，一人僵硬的伫立于堆砌了薄薄积雪的土壤之上，口中不断呢喃着那句话，我可怜的小姑娘”手中的步枪枪口散发出因射击而升起的袅袅白烟，很快就散进了空气中，如同一次悄无声息的谋杀，而被击中的目标则是一匹通体雪白的马儿，倒地的畜生睁着黢黑的眼珠，仿佛下一秒就会凝结成晶莹剔透的泪滴。

这站着的年轻人名叫王岩，倒着的则是他从小养到大的马儿，那只牲畜被曾响起的巨响，一次轰炸所波及，断了两条腿，他的妹妹则更为不幸，那次轰炸夺走了这姑娘年轻的生命，在刹那间她的肉体就变成了四散的花束，凋谢在了自己唯一的亲人面前

李牵过最后一次见到那姑娘时，她已然冰冷了下来，被埋在几乎堆成小山的尸体堆里，不想之前那般笑着了，在他前头”阿牵，阿牵的叫着” 常常被王岩那小子扭曲之后叫成“阿前，阿前”

李牵过往好处想了想，至少会造成这种误会的人大抵是没有了

他当时看着那个姑娘被挖出来，她还算是幸运儿，更多人们都用着那卡着泥巴的指甲，青紫的手掌，在一滩面目全非的肉块里摸索自己亲朋好友的身体，如果幸运的话，能把他们拼起来，分开埋进一个个小坑。

而这匹马儿，它好不容易才一瘸一拐的同主人一起走完了赶回师部的一段路程，却在踏入人群的第一刻便轰然倒在了和它的毛发一样雪白的地面上，最后喘息的命运便被注定，喘息着由自己的主人做出了“审判”

“看她的眼睛啊，可怜的家伙”

李牵过用手臂支着自己的头，坐姿有些歪斜，身子的重心被带往右侧

“她们还想着要活下去”

他的嘴中发出一声低低地感叹

“牵过，但他总不能要一匹被炸断了腿的马”

一个声音，该说不合时宜吗？临时充当了终止他不断重复的话题的干扰者

发出声音的莫惊春疲惫的瘫软在地上，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就像从未开口那般，他的双脚轻微的抽搐着，如同濒死的鱼在岸上扑腾，身体则和阿列克谢一起如同坐着，右眼微微睁着，张开的幅度与左边有着明显的差距，但他似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无法完全闭合或彻底睁开那只眼睛。

而他的上半身轻微的后仰着，以一种微妙的姿态保持了坐着这个动作所需要的平衡力，甚至手中还不忘用一片不只是什么材质的片状物折一只只能够让人艰难认出轮廓的纸鸢，同时还

不忘缓慢挪动转身，向身旁的人左右挥了挥拿着的那只手，露出一个足以看见上排牙齿的笑容，高调展示，那小东西随着这个动作也跟着颤抖了，两边的翅膀一扇一扇地挥舞

被纸鸢挡在眼前的阿列克谢则更显宁静些，似乎是疲惫的难以动弹，半支撑莫惊春后仰的身子早已是一种极限，于是他只是轻微点头，就好像是他的身体暂时成为了大理石制成的雕像，而风则带着他们经历了巨大刺激之后的灵魂漂流到了其他地方，稍作休整

若那人是大理石，那他便是多愁善感的湖水了，李牵过远远没有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安置自己来之不易的空闲时间，依旧没有重视后方两人的动作，只是发出看似回应的一句

“是啊…”

他于是继续目不转睛的看着，他漆黑的眸子清晰的反射出那匹马儿的样子，那双眼睛只是偶尔会眨动几下，似乎是想传递出什么消息来

“看来这么说，那些年轻的人都已经死了，我迟早也得“退休”了，不是吗？”

他的手指无意识的不断抚摸着自已的那条左腿，它在秋天时被飞溅的弹片炸的血肉模糊，如今能够恢复成这样便已经是万幸了

“牵过，你不是一匹马，也别把自己共情在一匹马身上，你也不是死者，你现在还照样还能活蹦乱跳的，你没有死”

阿列克谢总算变化了自己脑袋的角度，这人的整颗脑袋都像是冻僵了一样，本就比亚洲人更显白的皮肤透露出了病态般的红晕，舌头因寒冷也跟着打起颤来，导致他最后只能以一种僵硬的奇怪腔调向对方说道：

“说不定我死了你都死不了”

他如何也无法摆脱的俄国口音使得这严肃的话夹带上了古怪的搞笑色彩

“就是啊，牵过”而莫惊春也接着出了声道

“你知道，虽然啊——”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又重复了一句：“你知道的，我可打不了保票说你到底会不会死在这，死在战场上，毕竟都这么多人死了”

黑发的少年指了指几乎前方逐渐蔓延到远方的土地，任何景观在冬季都似是一片片厚重的云层，也不知，从古至今到底有过多少亡魂扎根，只能看到现在的它是入目皆是一片惨白的外壳

“但我还能扶着点你不是？摊上你这么个朋友，给你当个拐杖也算我倒霉，大不了给你当替死鬼就是了”莫惊春收回了手指，朝着那人崭露一个微笑，无比诚挚，完全未添加一丝一毫的谎言

“总之，死者早已死去，若是因此就说出些不吉利的话，死者也会不开心的”

说罢，空气诡异的陷入一片沉默，只剩下冽冽寒风刺过皮肤后尖锐的声响，一直直到闭眼后的第三声风声吹过，莫惊春才一转话题，打破了那近乎凝固成冰块的气氛

“阿廖沙，你这是把自己冻成了个木头？”

他转而看向不断的摩擦着手掌心的阿列克谢，肩膀不重不轻的碰了碰他的，虽说对方似乎看起来没有太多交流的欲望，只是机械式的不断闭合自己式掌心，嘴巴则是无意义的一直闭合着

“阿列申卡，你冻傻啦”李牵过看见这情况，也不由得说了一句，嘴巴比脑子转的快，不见他写文章的时候这么直白

阿列克谢白了莫惊春一眼，脑袋里想的就是，明显李牵过才是那个说不出话的家伙，他比平时还要沉默

“怎么今天舌头没捋直？说话都带大舌音了”

他毫无忌惮的捏着对方的脸庞一角，不知是否是错觉，他那轻微的捏的动作似乎是加深了对方面上显现的红晕，吓得莫惊春赶忙收回自己的手掌

“你家那儿还不比这块儿冷吗？”

距离依旧贴的很近，几乎能够看到对方脸上的每一丝细小的皱纹和早已愈合的撕裂的伤口

“我太久没回家了…。大概，就有点不习惯了吧”阿列克谢愣了片刻，他面庞的颜色逐渐恢复为了最开始的模样，不自觉地低垂下眼：“毕竟也有几年了”

不知为何，在其他时候都没感到太多的思念，在这时却又有些多愁善感了，阿列克谢心里头是这样想的，再次呼出了一口气，他头上逐渐积攒出的雪花以那与生俱来的发色作为伪装，毫无违和的逐渐累积成了一小滩融化的水

“总该有天能回去的”

他说道，心中莫名其妙的烦躁再次涌现，又被扫除，这绝对是由于那场由牵过开启的“情绪化”话题，阿列克谢想到“或许不久之后就能回去”

他看见莫惊春正用自己慢慢靠近的手一点点扫着他的白发，抖出那些细小的冰碴

“阿廖沙，你能回家”莫惊春轻声对他低语了几句，炊事员的声音就已经掩盖住了他说出这话时的咬字，李牵过也不再注视那匹被飞雪掩盖的马儿，他站起身来，险些未能保持住自己的平衡

“惊春，阿列申卡”他说道，脚步略微踉跄一下，用手指在自己的嘴处画出一个笑脸，尽管他本人看着只是在强行咧出微笑“走吧”

说罢，他便逐渐朝着人群的方向转头走去，风雪肆意划过他远去的背影，白雪很快就掩盖了他走过的痕迹，雪花能够轻而易举地就让某人的存在消逝在旷野里。

一下跃起，阿列克谢拍了拍身上掉落的雪，看向李牵过离开的方向，朝莫惊春坐着的方向伸出手来，似乎是想让他以自己的手臂作为支撑，借力着起身，但却看到对方的身影几乎禁止在了原地，不太精神的眼睛在这时却闪耀出星辰一般的光芒，似乎见到了让其无比欣喜的财宝

莫惊春拉了拉那人伸来的袖口，指向手边的土壤，在白色的雪原中，却奇迹般的生长出了一小株嫩芽，蔫蔫的耷拉着脑袋，但还是活着。

“看呐，阿廖沙！春天要来啦，阿廖沙！它来了，春天要来啦！”

他高兴的说道，接着便是“快把牵过叫回来”以及“让大伙也看看”“这冻死人但日子总算要结束啦！”之类的，脸上生长出花朵一般的欣喜

“这就像是…”阿列克谢想到，世界上最亮的星星，最接近金黄色的稻谷，最远天边的红太阳呀

“春天来啦！春天！”

他的声音直直的传入阿列克谢的耳中，直到很久之后，仍然响着回音，而大家也就这样说着，他们拉拉勾，许下了一个小小的期盼，一份对于“尽量不死”这样直白的话语的承诺，便是最好最好的，最远最远的期望

而那候鸟也叽叽喳喳的催促着，待到那结上冰层的湖面重新流动，或是冻土中重新生长出的野草，暖洋洋的太阳，吹过麦田的风，到那时，鸟儿们也就回来了

它们也就飞来了，在天边，白色的鸟儿正尝试飞过一条河滩，他们迟早会抵达那个对岸的，他们如今还在飞过那条河滩啊…

风会贯穿它们用以飞翔的羽毛，看它颤栗着，看风又吹过每一片新生的叶子

03.

…而当莫惊春望向远方的林子，度过冬天，它们已然再次生长出点点黄绿，直直的衍生到天穹之上，遮盖住了夜晚的星辰，使得黑暗在此处变得愈发浓稠。

这里曾生长过的老旧树叶有一些在上一个季节的来临之时便已悉数落入泥里，成了如今土地的养料，供应着新一轮树木的成长，只剩一群半秃不秃的树干成为参杂入年轻生命中的“幸存者”们，他看着，无奈的轻叹道：“希望那炮弹莫要惊到了这春天前进的步子”

空气中仍蔓延起难闻的腐烂味，而春天在不久之前才刚刚到来，人们摸爬滚打的跨越到这个回暖的季节，不断期盼着它能够带来些好消息，往好处想，天气的回暖至少意味着冻死尸体的数量的不会再次增加了，人们也都能看着天上的太阳，不需要再裹着那身穿了几个月之久的破损衣裳

“明明好不容易才过了冬”

他的嘴巴在这时抿起，这并不是一个经常出现在他面上的表情，笑容才是他脸上一直以来的常驻嘉宾，这倒是显得他有些陌生了，若是非要形容这种突兀感的话，便就像是剥下生菜的过程中，突然看见它变成了苹果，就是那样的感觉

“不会的”而旁边的人，本就在不远处的阿列克谢则悄悄蹭着土壤，一下一下的蠕动着自己的身躯，尝试靠的更近了些：“不会惊着的”他说到，带着有些急促的呼吸

大抵因为是莫惊春吧，想着这点，他不由得再次看了看对方的神情，莫惊春的左眼睁的大大的，偶尔的眨动也只是像风那样呼啸过了，连痕迹都没有，当阿列克谢再次回过神，他还是那样静止着

“希望吧”

那人仍一动不动地匍匐在被灌木遮挡的土地上，他的远处是那不时传出枪声与炸药轰鸣的丘陵，轰的一声，不知是又将什么人变成了尸体，传到这片树丛便已然只剩空荡的回音

莫惊春紧紧抓取着手中的枪械，无法料想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若是不小心，便可以而那些亡灵落得同样的下场，事实上，他们早已遭遇了类似的事情，目前某人正伤痕累累，只能够艰难的被他人搀扶着。

他的耳朵随着愈发严重的蝉鸣声轻微的抖动着，观测每一个细微声响的所在之处，杜绝着任何后患的再度降临

而那台被他们称为“护盾”的无线电发报机早已在不知何时何地遭到了损坏，零件掉到不知那片战场，这让他们无法与其他人取得联络，相当于无法与大部队进行及时的沟通，连一个班中的另外五人都由于意外的分散而只能知晓他们的大致去向，拿不准个具体来

“这简直就是这几天最操蛋的几件事之一…”

莫惊春默默在脑中用遍了粗鄙的词汇，使劲骂道，表面还要装作一脸淡然

如今四周无声，只剩下四阵能被冠上微弱之名的呼吸，就连心脏的跳动在这寂静的笼罩之下，都能被叫做“几个震耳欲聋的鼓锤”

重重的跳动着，提醒着每一个人，周围之人还未死去，自己还未死去

就因于此，可交流对象的范畴就被缩小在了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内，而莫惊春在那句感叹后便就再也没有发出声音，久到若是失去了环绕周围的“咚咚”声和喘息，阿列克谢就能理所当然的认为他已然死去

摸摸倒数着心脏的节拍，阿列克谢很好奇其何时会突然停滞，想到此处，便就莫名感受到了一股被自然这庞大的，无法抵抗之力所笼罩的恐慌，树木像是敌人的眼睛，他们认为的，虫子的爬动声或许也是敌军脚步的伪装，一切都紧紧的凝视着他的身影，又不再言语，气氛凝重的就像是他曾经在首都公园的讲台下，所听过的那些故事，但他远远无法用坚不可摧的信仰之力来抵抗这种大脑的拉扯感，唯有徒劳般，重重的呼出又吸入些稀薄的空气

就是在这种气氛的环绕里，每个人都摆出些沉思的神情，不知是真的在思考些什么，还是只是那人们的神经陷入了自我封闭的困境，总之，东方人们的身型显的如此单薄，就好似要被吞没进风里，长进地里

“阿廖沙？”见对方迟迟没有说话的迹象，倒是这个方才寂静的家伙再次开了口，打破了久久环绕的凝滞，空气再次流动起来。

他的语气中带着疑惑，脸上的表情却丝毫没有变化，轻微的皱着他的眉头，嘴巴瞥到一边，另一边则露出他龇起的牙齿，琥珀色的眼睛里封印进如今一切的场景

“春天绝对会继续的，每一年的春天，到之后的那个我们不再怕在战场之上的春天”

阿列克谢往前缓慢的爬行了一段距离，到了一颗大树和它一半的笼罩下，那是一块更为平缓的地域，却免不得扑撒上不少细碎的鹅卵石，像是某种植物的种子，撒了一地

稍前一步的一人比了一个简单的手势，示意人们能够再次稍作修整，于是在树丛的掩盖之下，他们短暂的燃起了一堆火焰，只能来得及让人暖暖身子，或是烤一烤被露珠打湿的衣物，之后又很快就会推到，以防火焰成为暴露他们的元凶

“伤口粘在衣服上了？”

黄秋生，那个最为年长的青年人也不过只是刚毕业的年龄，头上便已然冒出几缕枯草般的黄发和灰白的发丝，他正给那位脸庞未退稚气的孩子叶华包扎胸口撕裂的伤，那个小子全身被炸的血肉模糊，衣服被拉扯开来，扣子早就掉了，布料粘粘着血肉，近乎要合为一体，只能被自己的班长半拖半拽的移动着

或许是出于年轻人的一股傲气，又或是因为别的什么，他似乎不希望被他的班长如同一个排不上用处的破麻袋一般背在肩上，但奈何全身无力，只能任由对方如同物件一样搀扶着自己的身躯，放倒到在一块还算平整的土地上，腹部轻微起伏，但还是很像一具尸体

“没…没”

他刚开始还能应答几乎，后来就听不清了，身上不断打着颤，口中呢喃起难以辨认的话语，这些东西阿列克谢连动脑筋都不需要就知道，无非是与死亡或者“爱”相关的话题，或是在喊着妈妈，对啊，总是这些内容，早已见怪不怪了，他不顾着彻底听个明白，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浪费

“你这是急给自己找罪受啊”

紧紧按住了对方的双手，阿列克谢咬着自己的嘴唇，都出了印子

“别动弹，到时候连你皮都给拔下来了”

他装作严厉的训斥着，得到的却是一个意料之内却不愿遇上的答案，地上的家伙仍没有什么反应，自顾自的用蚊子般微小的音量说着，他的嗓子异常沙哑，就像是咽进了故乡的土地

若不是万不得已，阿列克谢不想听到那些如同遗言般的神智不清，他的身子不经抖了抖，被注视的感觉加剧了，一股血液从脚尖涌入大脑，寒冷，让他汗毛都竖了起来

“别乱动弹！小兔崽子，再动一下…”

而莫惊春就是抓着那孩子的双脚，以免在疼痛中挣扎的孩子由于剧烈的摇摆而进一步扩大那近乎致命的口子，他的话只吐出一半便着急忙慌的咽下了

摇曳的微弱火种和血液的气息召唤来了烦人的蚊虫，所以莫惊春也负责在压着对方绷直的双脚的同时用另一只空闲的手驱赶其那些让人心烦的虫子们。

“李牵过在另一个方向？”

莫惊春略有思索，像是不希望氛围驶向过于沉重的道路，临时随意扯起了其他的话题，眼睛仍瞪着手上忙活的事

“我们正在汇合”

阿列克谢则迅速地接上了那句话，气息并不是非常平稳，但还是快速的伪装了从容，就像是早已料到了对方会提起一样，这位斯拉夫人的方向感和侦查力一向优秀，在大部分时候都对他们将要去的位置有着绝对的掌控

白发的青年就曾通过这项技能在几年前，在他之前的班中负责找寻散落的资源，某一天，班长说着休整，于是他们便在那处获得了短暂的安逸，而一如既往的，他便是那个去寻找干燥木头的人，而当他回来时，那处已经被轰炸的面目全非，之后到来的，那时还活着的连长告诉他，“廖尼亚，你躲过了一场灾难，那几个人都被打死了…你无比幸运躲过了一场灾难”

想到些不愉快的故事，阿列克谢本就没有过多浮动的脸上，表情愈发低沉

“若是我们足够幸运…幸运到能够一直成为这被眷顾之人…”他的语气中带着有些迟疑，但却又还是坚定的如同一块岩石或是一块冰，这时他倒是如同初见时，莫惊春所调侃的那样，语气慢慢变得像是坚硬的冻土

“反正到最后，总得..必须有一个该回去”

黄秋生的语气听着有些急切，心不在焉，他的眉头紧紧皱起，那个年轻人的面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完全放松下来，无疑蹭上的黄土让他的脸上平添几道深深的皱纹，多了不少疲倦，身体始终紧绷着，冒出细密的汗珠，划过额头，依存的挂在下巴上，就像是泪珠那样

“而现在还远远不到那个时候”

磨了磨牙齿，它们碰撞出烦人的声音，莫惊春摆了摆手，像是在驱散四周漂浮着的低沉空气，他还健全的那一只眼睛闪烁出比月光耀眼的光亮，效仿着自己记忆中早已模糊的父母的身影，发出呸呸呸几声

“…不吉利”

他的眼球时刻转动着，身前的叶华，那孩子胸腔的起伏愈发微弱，勉强吐出一句话来，近乎呢喃，就算是这时也要跟黄秋生那人杠上几句，让对方不由得呆愣几秒，刚要和平日一般反驳的话语还未吐出半句音节，就随着那孩子喉咙里，气管里发出咔咔声响而被迫终止，这声音像是莫惊春方才的磨牙声，或者老旧的工厂烟囱，他很确定大家全部都将这种声音听的清晰

“别整天想着这种晦气的话”

视线回归正题，莫惊春再次呸了几声，说出了被打断的话，一边脱下自己从冬天起就穿着的大衣，一只手转而去抬高叶华被波及的那只脚，动作带着些慌忙，他犹豫了片刻，才找到了一处伤口较浅的血肉，扶在上面。同时，那人还不忘朝阿列克谢使着眼神，看对方心领神会般结果被拧成团的衣物，绑在叶华最深的，还在渗血的伤口上面

“班长…”叶华痛呼一声，用小孩撒娇似的语气勉强对着黄秋生吐出几句话

“我想回家”

“能回家，能回家！”周围三人听此，连忙肯定道，阿列克谢的头几乎就要点成个拨浪鼓

“怎么他妈的就不能回家了，我也还没回家，你们也都能回家，我还有个妹呢！”

莫惊春骂到，但却不难听出语气中添了几分担忧，微弱的火光摇曳在他满是迟疑的脸上，瞳孔不自觉收缩，柔和成虚幻梦境的边缘，但脏污却真实的将一切落地在现实的噩梦里

“还没打到哪儿呢，这太好！我可要回去！”

记住故乡的画面，那里的每一条河流都让自己记忆犹新，依稀记得，在他离开那遥远的故乡时，那里尚且还未被波及，但可见到处人心慌慌，那湾溪水早已不如往日般清澈。

尽管如此，迁徙后终究还是要回去，莫惊春对这片土地满是留恋，他会想象自己儿童时期背着妹妹奔跑于芦苇草之中对场景，他们在家里又把那些满是绒毛的家伙编制，成为了集市上常见的草鞋，每当闻到草的清新，那拥挤的空间就会浮现，他对人们满是眷恋

“所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黄秋生”他直接叫起对方的全名道。“还有阿廖沙，学着点叶华呗！小心你们败了霉运！死在别的地方！李牵过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来着…”他沉吟片刻，悄悄向阿列克谢眨了眨眼

“客死他乡…？”对方貌似是接收到了他的信息，带着迟疑的说道

“对对对！”他赶忙接着说道

“我不会把你们的骨头送到遥远的极寒之地，或者说什么山啊水啊的故乡，我只会把他埋在离你的故乡最远的地方”

摇着头，莫惊春抓着布料的双手不自觉地抓的更紧，又迅速松开，生怕让身前之人的痛苦加剧，他不忍心再看那孩子的挣扎，不想要在听见他濒死的呻吟

“黄秋生，你也是，我不会给你贡品，也不会给你立正式的墓碑”

他看那对面的黄秋生双手早已颤抖，还在机械般的包扎着伤口，那颗脑袋却不停摇着，像是想法在忤逆他的动作，他自己的手掌上也裂开了一道口子，和对方的血肉搅合在一块，一时间分不清究竟是谁的血，谁的肉？

不难理解，这人魂不守舍，但又不得不摇着自己枯黄的头发，接受一切不知如何描述的结果，那孩子跟着瑟缩一下，咽气了

他早就没救了，这是注定，莫惊春或许会想起…。他或许会想起那匹冬天时被李牵过盯着的马儿，乌黑的眼睛，每个生灵的眼睛里都满载了自己的求生欲，此时更胜，人们若是一回忆到死亡展现出的模样，内心便涌现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迷茫。

都会如此，每一次看到尸体时，情感便抓紧了心脏，让它只能够发出沉闷的呜咽，面上依旧得装作是习以为常？但若是要莫惊春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能够真的对死亡感到习惯，能够把这样的死亡看作为正常的进程？

他又不是文化人，李牵过若是在的话还会感叹一句人世无常，但他本人是不懂什么心理上的东西，只知道人死了，你会为他伤心，你又不能拖后队伍的进度，于是你只能装作麻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惊春，你说那句话，我可伤心”

阿列克谢笑了笑，手臂逐渐放开了僵硬的肉体，转移话题般的说到，但身体却开始了轻微的颤抖，又平息，几乎就像是一只鸟儿临终前的喘息和被风吹动的羽毛，若是让莫惊春思考阿廖沙如同这鸟儿一样死亡的模样，这个猜测引导的则会是一个与先前所描述相同又不太相同的无名感情，那种悲伤不会是心脏的呜咽，而是号啕大哭

“…我可伤心”

而黄秋生只是重复着他结尾的句子，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他的含义，只是单纯的想要说些什么罢了，好让他熟练语气中透露的情绪，莫惊春想着，冷静是他能够继续前行的保护色。

他可伤心….

随着阿列克谢抬起了眼睛，就成为了第二个被拖拽出这沉闷空气的孩子，他的手上正密布细小的汗珠，随意的在衣服上擦了擦，抹上一大把血迹。

伤心啊，阿列克谢总认为这重复的话是一句呼唤，可惜回应这位黄班长的只有远方轰隆隆的炮声和肆虐的风，他想要听到的回应不会包含其中

“…黄秋生，你这是成了只鹦鹉…？”

拖着彩色翅膀的生物带着他的羽毛一下就略过了自己的脑海，在他的故乡，不少人曾在自己家中的楼里养过这些聪明的小东西，这似乎掀起了一时的热潮

阿列克谢回忆道，自己的邻居大叔家里就有一只，天天模范着弹舌音，很是聒噪，整体都在广场的上空拍打起羽翼，模仿一些被随意哼出的歌谣，在战争开始之后就开始天天模仿炮弹的声音，扰的民不聊生，让大家都以为空战的飞机要来了，但是又没人能制止它，毕竟那楼都几乎要被搬空了，人都到别处了

“之后我就要给你带一只，让你俩比比高低”他比划着那生物的形象，眨眨眼睛，随着那个动作，一个笑容再次勉强的绽放了，随后便故意朝着黄秋生打趣道

“…那小家伙能比过什么？”

而黄秋生也作为回应，勉强地扯出了一个笑脸，但还是很僵硬，就像是他无力握起又垂下的手臂那样，他的力气被抽离了，阿列克谢想着，那孩子估计已经没有了呼吸，但是他不敢去看，他们始终不敢真真切切的去确定，去证实，好似不颁布这个结果，那孩子就能够起死回生

“你傻啊”

莫惊春骂到，眉头泛出淡淡的苦色，但还是在笑的，月亮照在他的面上，像是撒了一层盐，一层薄汗，他正解开绑在叶华尸体上的外衣，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

“它能飞啊！”

“它吃谷子就能飞啊！”

莫惊春继续说着，那口袋里的东西也露出了半个角来，皱皱巴巴，破破烂烂的玩意

吃谷子，那也差不多，阿列克谢想起莫惊春之前口袋里头的那袋面粉，受潮了都还是塞在口袋里，这么想，我们和它们也差不多，吃谷子就能飞，我们还吃不到谷子呢

“不说那傻鸟了”莫惊春缕了缕挡住视线的长发，已许久未修剪，乱糟糟的绑在身后，仿佛可以拍出一斤砂石来

他同样满是伤痕与泥土的手指抓着一封薄薄地信纸，早已沾满不同的，脏兮兮的颜色，却也没有太大阻碍，毕竟这本就是一张五颜六色，拼接起来的纸张

“秋生啊”他摩挲了一下那张纸，仿佛在思索什么，在不舍什么，嘴唇抿起又张开

“给那孩子写封信吧，让他在下面好好过日子”说这便如同不想后悔那样以极快的速度把那东西塞到了对方怀里，皱巴巴的纸变得更皱了

“你烧了给他”

黄秋生诧异地呆愣几秒左右，眼神变得复杂起来，笑容也随之扩大了“……待我们几个下去之后，那小兔崽子还不得总唠叨这事啊……”

他用沙哑的听不出原调的声音说，也丝毫不顾掩饰

“惊春”他把纸递回去，“这不是你要给你妹妹写的信吗？”他迟疑一下，一滴血渍就已经溅上去了，让他动作更加慌忙的把纸塞还给对方

“我可不要后边已经有内容的纸”

“切”莫惊春小声切出一句

“还挑三拣四的你！”

说着，他又把叶华的尸体拖到了旁边来，他的手本就又些不利落，险些倒下，被阿列克谢用大腿抵了抵背到背上

“李牵过估计等不一会了，咱们让叶华睡个舒服点的地美美睡会儿吧”

他再次沉默了十几秒钟，这才重新搅着手指，看向了黄秋生静止的地方，随后说道“咱们埋了他吧”

“.....”

阿列克谢第一个蹲下身来，用本就积着淤血的手指使劲刨着地面，他的手显得更加黑了，这原本是一个更白净的手

接着，提出这个建议的莫惊春也显得艰难的蹲下身子，脚步跛了跛，有些狼狈的把外套系在腰上，用枪柄在地上刨出浅浅的坑来，他们挖的很卖力，一会丢了地上的石子，一会说不要让小草抢了叶华的营养，也把草丢掉

虫子的爬动声愈发明显了，诡异的结合在一起，扮演着无情的旁观者形象，月亮可是什么都看着了

看着，最后加入的是黄秋生

黄秋生弯下腰来挖着，手里不免抓着那几颗石粒，注视着那孩子闭上眼睛的样子，就像是睡着了一样，他们两人从同一个地方来，也算是半个老乡，叶家的夫妻两还在信里嘱咐着自己照顾好这小子，他想到

都是那小子爱惹麻烦，封封信纸里都提他，可是让他稀里糊涂就背了条格外的人命，但也没有那么在意了

至少现在不得背了，他的嘴角压了下来，本来好转的心情又被迷茫取代，问题浮现，该怎么跟那几人说他们儿子已经死了？

他不知道，暂时不知道，只晓得使劲瞪着泥土和石头，就像是要用目光把那些小东西研磨成四处飘散的粉末。

突然地，他又再次攥紧了那一掌心的石头，始终游离地眼睛总算是有了些聚焦，嘴角的肌肉轻轻抽搐，然后又开始笑起来，笑得比前面的任何两次都灿烂

“你看，这石头，像不像小麦的种子？”他捧起来，给阿列克谢和莫惊春看，但脸始终是看着坑里

“发芽之后，就能做…很多很多的麦芽糖…”他继续笑着，异常的灿烂，到之后，几乎是要笑断了气，捂着肚子，擦拭不知是因为笑还是什么而冒出的泪来

“那孩子还小，喜欢吃甜的，一吃到嘴里，就不由得笑，然后就一直，一直的笑”

他抓着那捧土，无需信纸，甚至不需要文字

就是封信了

—

送给对方

那是信了

04

“无形中诉说之事，这就是信的意义，也是最好的载体，无字信也能是一种象征”李牵过在寄给家中的信里是这么写的，想了想又划掉这句话，沉吟许久，仔仔细细的搜刮了肚子里的墨水，落笔却依旧总是迟疑，过了许久就是写不出更多了，留一张空白的纸，或许也算变相地在对这句话加以映射

又或者，是子弹？是因为它呼啸而过，连带着我的文采也给射了个粉碎？

脑中又划过这个念头来，他轻微喘出一声，不显痕迹的四处张望一下，眼珠子正不停滴溜溜的转着，这是他紧张时的体现，又用一只手臂遮挡住任何往纸上扫过的眼神，就是连带着掐灭任何人窥探的心思

这也是有些原因，毕竟他知道，若是两位好友观看之后，便一定会笑些“多愁善感”等等…之后就解释不清了，麻烦的很！

“……”

某些事情却不可否认，就算不接受多愁善感一类的批判却也还是无法说自己的脑袋里没有这个念头 “但确实想家了”

他藏好了信纸，在拥挤的空间中挪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四根手指蜷在一起，不轻不重的一下下敲打起自己的额头，那处在撞击后理所当然的略微红起来些，但放在这样一张脸上却不甚明显，旁人怕不是只能看到一片狼狈的灰尘，挂在那人脸上，无声的宣告了自己的存在感

“不坦率什么呢？” 这点不可否认，虽说已然二十往上，当然也还有属于青年人的自尊心，对于这种“话题”，直到他人的态度，便不是很想拿出来伤悲

可战场终究还是磨平了些属于“文人”的傲气，不要说外貌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也总是叫嚣着故乡的土地，也不是，闪回的只是曾经居住的地方，学堂，家前的田地和自己的小书房，随意写点东西，吃些点心的日子，还能在村子里瞎溜几圈，每次这样，看着他，坐在屋子前边的老头老太太就拦着自己的脚步，递上纸，让他帮忙用那写得一手好字的功夫充当他们话语的记录者。

现在可不一样，李牵过在内心感叹一声，脚蹦跹不了多久，手掌也不太好握住笔了，写出的字和狗爬了一样，倒也不是忘记了笔画，只是手抖，线条也就不复流畅了。

虽说如此，却还是能很好的握住枪，抓着谁看那层附着在虎口上的茧子，哪一个瞅了不说 “这是一双属于士兵的手”

把稀松日常当成如今的瑰宝，放在心中，闲暇时便常常翻涌而出，不坦率什么的早已被粗俗的诉说给取代了，大部分时候都丢到九霄云外

李牵过这般想到，在他人的视角里便是他愣了几秒，终于像是感知到了痛觉，停止了那几乎自虐似的敲打，转而研究起自己的手指甲，用着两齿啃食起来，磨出了个丑陋的形状，这处本就因为频繁的换弹等动作被枪杆上的东西不胜夹到过数次，已然泛着淤青独特的紫色和接近黄绿地色调，这下更是成为了不忍直视的一场“灾难”

而他全然不顾这一行为对手指的摧残，一陷进名为过去的陷阱，就出不来了，就像是那些为了一些水果就着急忙慌的钻到陷阱的鼠儿

“转眼便已又离开了一个季节”李牵过这么想，故乡的距离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愈发遥远，记忆都早已化为飘散的雾气了

非得说些记忆深刻的，便能讲，若是说往日都是在农田里收庄稼地，那么现在在战场上丰收的就是死人地了

而这雨下过的大地显得是格外的潮湿，泥土上漫流着肮脏的污水，不多久却又深深的陷入地里，无影无踪了，什么也不剩了，像是到来便仅仅为的就是再添了点风，夹杂着细蒙蒙的雨丝

可以说，多雨季节反而未能实际上的做出太多事情来，充其量只是避免了战斗机一类的东西罢了，就像植被也未能因为芒种的到来生长而出，吃的也不算多，就还是咸菜，大饼一类的，运气好的话，炊事员或许一天的黄昏里送来一到两次

“给么妹，视一切都好…”

李牵过盘腿坐着的地便是战壕里，很拥挤，几乎就只是一条蜿蜒的坑，瞥到莫惊春在另一处读，这张纸以几乎破出了个洞来，铅笔屑撒了整张纸，被手指一抹，白色的面就模糊不清了

“牵过”

注意到那抹视线的莫惊春站起身，他的背部微微弓起，让自己刚好仍然处在被泥土遮挡的位置，往其投来的方向缓步走去，像只野生动物，手指轻轻的扯了扯李牵过背上的布料，看着那感受到拉力的人轻微抬起头，虽说早已察觉到了那整步伐许久，但却还是要故意让眉毛一只挑起，做出一脸疑惑的表情来

“有纽扣吗？”莫惊春当然能识破这点小心思，就也没多搭理他的“委屈”，只是不留情面的将一只手重重的拍打上他的肩膀，几乎把那人整个身子都给掀翻了，才不好意思般的放缓了力道，而另一只则藏到自己的脖颈后头，下意识的摸搓着，不知若是被李牵过直接点出自己此时的别扭，这家伙还究竟要否认多少次呢！

他拉了一下自己的领子，衣服上的那玩意几乎所剩无几了，李牵过想着，的确，若是让他扯自己衣服上的扣子，未免也有些太残忍了，总不能让他落着衣不蔽体的地步

视线又从对方的身上扫一下，对方那确实也没啥可以舍弃的了“你拿这玩意干什么？”

李牵过深深叹了一口气，扯了扯胸口的布料，问到

“给我妹看看”他坦诚的说着，“这不是快要路过我村子里头吗，我去看看她，给她带点东西”一边说着，又开始整理起自己下巴下头的那块布料来了，随着风，飒飒舞动，此刻乌云密布，一场大雨的到来也只是时间问题

“我不知道给什么东西，总不能给捧土吧？”

留恋似的摸搓着自己衣服上掉了漆的扣子粒，李牵过再次开口提议道“姓康的那家伙不是之前收了一口袋吗这玩意吗？你去找他要”

莫惊春沉吟片刻，扶着自己的下巴，手指随着他说话的一张一合也一升一降的浮动着

“他早死了”

他又沉默了一下，似乎是将这句话表达的更为清晰，装作豁达的摆了摆手，泥土的烟尘随着他的动作一并扬起

“况且，我又不知道他死哪儿去了”

“那就随便了吧”李牵过又叹了口气，以这频率，也怪不得其他人老笑他有股伤感劲儿了，他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让对方明白这是默许，毕竟，如果不同意这家伙的话，说不定他会一直这么纠缠下去，倒时候可就不是舍弃一颗扣子那么简单的事了

李牵过从来都不欢迎麻烦，事实上，除了捉弄人和写东西以外，他恐怕就没什么其他的想要浪费笔墨的事情了

“顺便啊”

莫惊春心满意足的把那东西收在手掌中，那个坚硬的小东西在肉上给他留了个同样小小的印子，他的语气带着轻微的欢呼，面部肉眼可见的柔和起来，像个讨到糖的小朋友

“牵过，你帮我看看这信有没有错别字咧”

“帮我看，好让我寄给我妹”

收拾了一下自己脸上的表情，莫惊春再次摆出一副云淡风轻，眼睛飘到一旁去，但这份淡然并没有持续许久就被他自己崩坏了，他再次开始了摸搓后颈的小动作，说罢便用另一只空下来的手从怀里小心翼翼的掏出那纸来，用两根手指掐着那薄薄的一片，就像这薄薄的一张纸就是他的宝贝似的，递到对方眼前瞅

“让人帮忙还理直气壮的”

李牵过听到了，也就小心翼翼的接过了那张纸，可嘴上终归还是不能闲着，即使现在的他很自然的就用黑漆漆的拇指顶开对折的信稿，嘴上不说的接受了这份请求

他的动作似乎是让这纸又添了些灰色的刮痕，这就使得李牵过的眸中不由得闪过一丝愧疚，可见见到那莫惊春脸上竟明显未在意这茬，不如说，不介意，于是，他也就没有直白的说出些什么话来，不然那倒显得自己是大惊小怪了，还要被那人“敲诈”一番，被这小财奴坑些离开了战场后要“缴纳”的钱币

李牵过拿着那张纸，把脸靠近了些，之后又干脆举到距离自己只有根手指长的位置，两只眼睛都半眯着，把东西放在面前，不断扫视着其中的内容，嘴中也念念有词

到了半分钟后，他又突然浮夸的发出一声笑，朝莫惊春的方向展了展那信，边在脸上挂着那整呵呵地傻乐，边字节清晰的吐出一句话，对他说道：“惊春啊，你这祝福的祝字咋还写错了呢！”

“这口子得封啊！”他用另一只空闲的手点点那处地方，发出来轻轻的拍打声

“你这头也不得出！”

他再次笑笑，本意也不是想着看对方气馁的样子，单纯便是逗逗这他看了的“小家伙”，归根到底还是冒着一肚子坏水！没处使！

他就这样挂着笑，却一步步僵硬了，他是怎么也没有料到那人听见了之后竟也没多大的表示，只是搓搓自己手上的灰，手腹都被他涂的如同个刚玩过泥巴的小屁孩，脏污被他借着拍打对方肩膀的动作抹了把一把黑，擦到了李牵过的颈后，毫不避讳似的也就笑了起来

似乎是过于嚣张，李牵过挑了挑眉毛，留着莫惊春迎接对方那眯成了一条缝的眼睛，接下来就又是一句让对方再次无言以对的话，理直气壮道出一声：“反正我没文化！”倒是和借纽扣的时候一般坦诚的令那人无言以对，心中又添一份无语，暗自骂了几万句，却不知如何指着面头责备

“那你干脆就别费那个力气改啦，你妹也看得懂不是？”李牵过也就丢了捉弄的兴致，干脆这样自暴自弃般的说到

这话回荡了半会儿，耳朵竖起的莫惊春将脖子扭到一旁，面对这句询问时，脸色全然变化了

他的眉头不自觉地下沉，故意把整张脸都挤压到了一起，像是被揉扁的橡胶小人，一种复杂的神态少见的出现在那张年轻的脸上，半晌后才用极小的声音咬牙切齿道“但我妹有文化，我做哥哥的，这样寄，丢脸！”

随后，他又熟练的转向阿列克谢的方向，就像是想要寻求些心灵上的安慰，他们离的并不远，只要莫惊春肯张开他掉线的袖子，便可以很轻易的够着那人后颈的皮肤。

他掐着嗓子，声音都尖细了些，像是农村早晨胡乱叫上几声的大公鸡，刺地对方的身影僵住了一瞬，连写字的手都放下了，就转头看着他。

于是莫惊春便小小勾起嘴角，看见那片陷在蓝色中的自己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一种奇妙的，捉弄了人的满足感便油然而生，这可能就是李牵过总是笑的原因吧，可真有道理啊！

他选择了变本加厉的一边揽住对方的肩膀，一边用同样的音调在摇摆着的他的耳边喊着“阿廖沙！你帮我签几个你们那头的洋文呗！我妹在同村崽子前头看了，倍有面子！”

“别拿文盲当你流氓的理由”

很快就被冷落下的李牵过眼角抽搐几次，眼珠子几乎要转到后脑勺，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嘴巴的一边翘起，一边陷进上嘴唇的覆盖处，发出“切”了一声

耳朵动了动，切的那声明显传入了莫惊春的耳朵里，他转来半个头，只能看照他侧脸的那只眼睛，半拉着，牙齿轻轻擦过舌头的缝隙，吐了吐就缩回去了，而还没等李牵过回敬这幅嘴脸，被他“鄙视”的那人便又不理会了

“阿廖沙”

莫惊春的脑袋转回来，两条腿跪在土上，毫不在意他们弄脏了多少寸布料，但也不算是惋惜，那裤腿早已不算合身，半挽起，粗布上黑色的颜料不知是不是因为时间还是因为风沙，总之掉的不均匀，变得脏兮兮的

他的半个身子都瘫在对方的侧面上，近的几乎都可以听着阿列克谢规律跳动的的心脏，于是就轻轻的用手指打着一下下的节拍，下巴勒在肩膀上，不算舒适，对方似乎恒久没吃上些好的，肩膀尤为的瘦，躺上去，骨头硌得发慌，但莫惊春还是没管，只是喜欢这样有一个不轻不重的力气靠着，事实上，他似乎怼熟悉之人都很喜欢这般靠在，听他们还在起伏的呼吸

“你写什么呢？”

伴随着斯拉夫人轻柔的哼唱着旋律的声音，（莫惊春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只能从破碎的音符里猜测这大抵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曾从李牵过的嘴巴里听到过中文的版本）他的脑袋往前拱了拱，和一只毛毛虫一样蠕动了半会儿，他才面前从对方手臂的遮挡下看见他写的东西

和小孩子的涂鸦似的，就是一个个的圈嘛

他眨着眼睛琢磨着，眼珠子滴溜滴溜的跟着字体的轮廓绕着圈圈，差点把自己也绕的昏昏欲睡了

“写给我妈”阿列克谢弹了弹对方伸出来的脑袋，那缕黑色的头发乱糟糟的蓬成一团发霉的毛线线头，极其高调的遮挡了自己的视线

“也没写什么特别的，就是问了些家里的事”

在对方谴责的眼神中，阿列克谢顿了顿，继续说道“写了点这里的事，也没什么”

“也就是平常的事吧”李牵过闻言，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身子拖过来，他不想行走，实际上，行走对他来说并不是个很轻松的事情，地面被他拖出一道图案奇异的长痕，他也把脑袋凑到了那信纸跟前

“那群家伙”他稍微用脑袋偏向坑中蜿蜒到看不清的头的另一个方向，左边的眼睛也挑了挑，意指那明显更加拥挤的聚集着不少人的地方，阿列克谢随着这动作也朝那儿不由得扫上一眼，几个人在吃黑高粱面馍，真是奢华，他想着

叫得上名字的也就那里的弈棋，或许和李牵过的关系好些，阿园和王家的兄妹两交流的次数多些，但那两兄妹，王红梅老早就凉透了，掐指算算，尸体都不知道烂多久了，哥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哪儿去了，死了还是被俘虏了，不太清楚。

这么想起来，真正算是熟悉的也就只有不知在地面上用枪杆子写些什么东西的黄秋生，他的周围明显稀疏不少，那人也显然没有和他人交流的打算，他手上那道不知是什么时候被割出来的大大的口子还没痊愈，因此动作显得很僵硬，溃烂的血肉随着他的动作一拱一拱，像是只被踩死的毛毛虫，看的人心头发毛

“他们倒是得了几张报，不知道什么语言写的”他的身子因为人为原因抖了抖，原是因为莫惊春趁着他移开视线的那空档，挤弄到他和阿列克谢靠在一起的肩膀处，心满意足的

把脑袋靠在了两个人的骨头上，连许久未动弹的阿列克谢都不由得被这阵转移的重量颤了颤

幼稚的很，李牵过不由得想到，用手把对方的脑袋又掰了回去

“那几张报纸上写了，他们之前念念有词的嘟囔着，‘打到明斯克市啦’‘怕不是要到莫斯科格勒啦’”他不由得叹一句，又愣住了，琢磨了一下自己话语中信息的意义，意识到自己貌似说出些不合时宜的话，不由得抿起唇，眼睛睁的大大的，去重点看阿列克谢的表情，嘴巴又一张一合地动着，但是显然，脑海空白着无法说出些什么

“他们说，有了防御线，那些人组了好几个机枪营，反坦克炮兵团和坦克旅……”他迟疑良久，才憋出几句似乎能鼓舞人心的话来，继续偷偷看阿列克谢的神情

他似乎对此没什么意外的，或许曾经早已震惊过无数次，导致他早已被迫般的把这些情况当成常态，或是被担忧支配的泪囊依然流进，没人知道为什么，总之他毫无表示，甚至看起来漫不经心

“我不会要走了吧”

阿列克谢的眉眼低垂下，露出一个笑容，这样显得他的状态自然多了，手掌顺手的，像是摸一只小动物一样揪了一把莫惊春的头发，让那人直接从肩膀上炸起

“阿廖沙”他说道

“你不开心”明明应该是疑问的话被他肯定的讲出，如同对自己的结论没有任何的怀疑

“没有”阿列克谢不带任何犹豫的回答道

“你想安静会…？”李牵过小心翼翼的问道，满是迟疑，但又深埋着一种肯定

纸张摩擦的声音和不远处混合着的声响一起短暂的成为了他们时间动静的主色调，小雨又开始淅淅沥沥的下着，泛黄的拼贴纸上晕染开无数小水泊，莫惊春看着自己的纸，着急忙慌的用身子挡了挡，显得尤其狼狈

“可能要走了” 出人意料的，第一个开口的竟是第一个开始沉默的阿列克谢，他说出这句模棱两可的话，也不知这个走了是指什么，只见他犹豫几秒，只是往更后方，正好被一块不知以何种方式悬浮的土壤覆盖之处，刚好就到头顶，他说的那句走了也像是在说

“需要找地方躲雨”

“雨流到哪儿？海吗？”莫惊春不知为何搭上了句莫名其妙的话，尽管自己也没看过海，只听村口回来的年轻人经常念叨，躲雨，能躲哪儿？海这么大，环绕着大地，躲不着！

“海啥啊”李牵过隔空弹了对方一个脑瓜崩，只是换来了一个一闪而过的怨念表情

“搞得像你见过似的”莫惊春噉嚅一下双臂交叠在一起，故意提高了嗓子里的声音“那你可真是文化人！”

“当然没咯！”李牵过效仿着先前莫惊春的动嘴理直气壮的讲到“所以才问你啊！”

“就是…”莫惊春犹豫片刻，努力的在脑海中拼凑出一个具像化的场景，他们说比大陆还大，那肯定看不到头，云彩也看不到头

“就是雨来的地方咯！”

“放屁！”那家伙，不知道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李牵过在心里喃喃，天天说些杂七杂八的

“你俩就不来吗？”不知怎么的就扯远了，完全忘了站在一旁还有个阿列克谢，直到对方出声催促二人赶忙，又走进雨里了，一手拉着莫惊春的肩膀，作势也要来拉他一把，本来能够免受雨水侵扰的干燥衣裳淋湿一大片，变成黑漆漆的深蓝色，口中的语气倒是不急不恼，反而令那李牵过愧疚又添几分，本就在先前惹了对方不开心，这下可是“罪上加罪”了

给他分点自己的咸菜和饼子吧

他在脑中计算着，一块饼子该怎么分，怎样切才好，都是自己先前嘴贱，非得提几句，他默默在心中把那块假想的大饼掰了点。

惊春知道了，不说，但肯定也嘴馋的慌，那狗东西，不该讲的到处倒，想要啥玩意的时候就又不说了，只是眨着他那一颗像条小狗一样的眼睛，如果眼皮能流口水，那他脸上恐怕看到的时候就会变得满是湿乎乎的液体

给你点不就成了，安抚完脑海中虚拟的莫惊春，李牵过就又开始胡思乱想些有的没的，继续一下下的用牙敲着自己的手指，“咔咔”的响着

在这鬼地方呆的越久，他的心里就越萌生出些负面的嘈杂思想，就像是一群喋喋不休的鬼魂污染了青年人原本健康的思想，用名为血液和梦魇的丝线编织除了覆盖思维的大网

“别折磨你的手指头啦！”阿列克谢喊道，他的表情已然归为平静，似乎早就从情绪中缓和，有变回那找到了对方动作里的缝就开始调侃的状态

“牵过，愣住干嘛”莫惊春也退到了被覆盖的地方，心痛的摸搓着自己的信纸，嘴里喃喃着咒骂这场雨的话，眼睛却还是盯着李牵过起身一半的动作，他像是一块石头一样伫立着，不动了

“此事古难全…”李牵过鬼使神差的往天上伸出手来，雨点打打在他手上，像是冬天时摸到的雪花，冰凉凉的，细濛濛的雨丝，他像是只猫一样眯了眯眼睛，视线恍惚一下，雨就变得更为密集了，就像是人山人海，堆成一团的士兵…

雨啊…他的视线回笼，却在清醒的空隙察觉到了些不同寻常，空气在这时却停滞了，只有一阵隐隐约约的焦香传来，肚子在闻到这味道时不争气的咕噜咕噜叫着，那是饥肠辘辘下的轰鸣，他的脑袋僵直在视线触及的地方，所看到的事物让那股饥饿被反胃取代，但肚子还是在叫，他为这生理机能的条件反射感到毛骨悚然

当注视的目光聚焦，弹药在燃烧…在雨里，怎么燃烧？大脑尚且迟钝，只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貌似是在嘶吼出自己的姓名，但他张开嘴，只能发出如同雨滴坠落地面时那样微小的呼吸，撕扯着咽喉的肌肉，他的声音在嘴巴里蠕动一下，没能传递出来

李牵过眨眨眼，很缓慢很缓慢的眨眨眼，他感觉自己的视野似乎不太对劲

我怎么 趴着 了？

只看见刚才的火焰啊，原来是个燃烧瓶，它已经碎了，里面的燃液随着雨水慢慢的流淌，慢慢慢慢的，到我脸边上，我呆呆的看着它流淌成火焰，原来，下雨，也能…也能着火啊…？

我的手上也是 火

他思考着，但为什么不疼呢？李牵过只能一个一个的想，脑袋好像确实不太灵光了，看来先前写信的时候没有判断错误呢，眼前，手掌不断抽搐着，一半的肉都翻起了，露出碎在其中的骨头，和泥土混在一起，好像，整个身子都陷进土里了，就像是在妈妈的怀里睡觉，大地是母亲，是妈妈，他的血肉长进了地里，就是到家了，回乡了

好啊，好！

他笑到，面部的肌肉却丝毫没有动弹的打算，回家好啊！回家啊！比我的血还深的，是什么…？雨还打在我的血上，聚集着，融合着，在一起，流向的是海吗？就像是让生命回归生命一般，海

只是，这下，真拿不了笔了，不由得，那人叹息，也没发出很大的声响，就和之前那样，叹息，叹了口气艰难的气，真是，多愁善感也不冤枉我，李牵过想要再把那气咽回去，但发觉自己已然做不到了。

“啊，我是 ”他最后冒出了这句不可置信的话，精神似乎在为此颤抖，累赘般的身子却没有动了，只是跌倒在那儿。

我死了，我就不动了。

05.

“远在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花”

“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

莫惊春就这样半跪着，影子歪在一边，凸起的一端，那用于支持身体的脚板颤抖着发出名为骨骼作响的抗议。

“一个，两个，三四个…”

他的另一只脚是蜷缩起的，没有获取平衡的根基，这从指头导向头部的颤抖与喘息就是证明！在这个动作下连他的脖子也被扭曲出青筋来。这些都显得他背部佝偻，动作别扭，甚至是异常沧桑，不像是年轻人该有的姿态，倒是可以被比作一个老年人

他倔强地保持着那仿佛能让这即将落入地平线的太阳径直划过他身上的弧度，它也是这样流连了一会，给身子镀了银色的光泽，这令人怀念的黄昏就那样扫过去了，反射的样子倒有点像是白色的月光，代替了灼热的太阳，大自然燃烧着的注视便被这只眼睛扭转成冰冷的凝望

冷的…这“目光”不由得让莫惊春打了个冷颤，揉搓着的皮肤鼓起鸡皮疙瘩，他使用一只空闲的手去扣他们，直到暗黄的皮肤呈现而出的颜色越来越红，小小的疤痕凹进去，血从已经凝结的疤痕中再次流出来，若是李牵过在场，一定会说一句

“你的血瘀一定会向你抗议”

可惜他说不得，所以只任由莫惊春抓挠着，知道皮肤呈现出紫色和红色的盛宴，直到展现出这些后，才收停止，鸡皮疙瘩仍展现在他的手臂上，还是好冷，好冷。

“四个，五个，六七个”

血液没有温度，满地如火焰一般蔓延的脏污没有温度，但那月亮未免也是太不解风情了，他把指头们抽离自己正抓着什么东西的可怜手臂，继续想到，一边改变了自己的姿势

而在挪动角度后，人们总算能够知晓这个始终僵持着的动作，所做出来的原因，年轻人的另一只手在挪动一具尸体

一具看不出原状的尸体，皮肉褪到了骨骼下面，就这样赤裸的露出了，像是早已在荒原中腐烂已久的动物，而他的面庞是一堆扭动的脏污

“阿廖沙，李牵过这个没用的，现在连什么都拿不起来了，你还不过来给我搭把手..！”

而那斯拉夫人罕见的没应他，只是艰难的支撑着两腿，用一种爬行的姿势一手两脚着地，枪杆子被他攥在另一只没有着地的手上，而被他拖过的地面滑出两道异常凹陷的土坑，他低着头，不知在出神什么，嘴中还念念有词，都是些听不懂的音调...阿廖沙，阿廖沙在唱歌

而那被指责的李牵过呢？

李牵过也没反驳，李牵过，他没说话，他异常的安静，比任何时候都要...安静

李牵过没说话，于是莫惊春就默认他没什么意见，自顾自的继续抱怨起来

莫惊春知晓这尸体的故事，他当然知道，或许不像是老天爷那般能够看见死者他的前世今生，但也差不多了解有七七八八，从少年时期说话的方式，曾经在嘴中念叨的故事，知道他还有温度的时候，眼睛上的光泽，知道他是怎么笑的，怎么哭的，总之，就是和此时的形态截然不同就是了。

“你活着的时候倒看起来是个挺轻的小伙子啊”莫惊春装作抱怨几句，但依旧还是抓着他

“牵过，你这家伙长得文质彬彬的，没几两肉似的，没吃多少玩意”

他轻轻拍打了一下对方脚部的骨头，发出空洞的叮当声

“每天吃的不是那”八宝粥“恶心的玩意，要么就是野菜汤”他干笑一声

“能吃点黑高粱的‘钢盔’就算不错的了，也没见你自己啃完多少，你咋就能这么重呢？”他把牙关两侧轻咬一下，嘴皮分别撇向左右，呲了一声，连眼睛也随着这动作降低了，眉毛拧起，像是朝大人撒气的孩子

注视着曾经是人的东西，莫惊春拿双指扣住了曾经是手的东西，那臂上只有红艳，触碰时，就会陷进这种灰暗的泥潭里，他是变成了散的如同小麦糊那样的半固体

可这样没什么大不了，莫惊春这样想着，我还能嫌弃这多愁善感的“老人家”不成？

想着想着，一只苍蝇飞来了，不知道从哪具尸体上转移了阵地，开始吸吮起他手臂晏紫的色彩，盘旋之后又吸引来了它的同伴，共同在他的耳朵旁边拍打着翅膀，这声音简直就像是恶意满满的催死歌曲

“叫你娘呢！老子还没死呢……！看我之后一腾出手就得把你们给拍成浆糊……！”

本就咬住的后槽牙要得更紧了，活像是莫惊春就好吞下自己的牙齿，一边摩擦着，一边狠狠的在心里想到

可这也怪不得那苍蝇分不清，若是看莫惊春的样子，这年轻人刚从尸体堆里爬出来，就像是去年冬天爬出满是尸体的战壕时那样，在死人堆里一动不动躺了六七个小时，因而全身都和那面目全非的家伙们一样满是湿粘的红色血迹和接近肉色的脑浆，暗黄的脂肪组织，渗入他服装的布料，使得他全身都散发着一股再也无法清洗掉的酸臭的气息了

泥土粘在他的脸上，他的衣服上，他的手臂上，全身上下，便都是被某物浸湿的湿润砂石，几乎要把他变成这土地的一份子，那些拖着已然腐烂的躯体，露出大地的死人！这可真怪不得这小东西把他也认成尸体的其中一员！

“滚远点！”他吼出一嗓子，甚至还惊的在唱歌的阿列克谢停顿了一下，左右张望，最终确认了那句呐喊并不指向自己，才安心的在一次开始哼唱那首歌来

而始终在看的月亮…月亮和李牵过一样没有说话

月亮依旧洒下闪亮的石子，碾碎后就是满地的细盐了

盐…莫惊春恍神一下，内心生出些冲动，肚子也很配合的发出催促的声音，像是在用不断的啃食向他低语出一句“好饿，好饿…”

于是他也轻语着“好饿好饿…”这声音的催促使得他鬼使神差的松开了手抓着尸体的手，想要去捡盐

盐，把那被月光覆盖的沙子碾了碾，粘在食指上，送到嘴巴旁轻轻一舔，五官顿时就扭在了一起，就像是一只被抓着身体的癞蛤蟆，皱皱巴巴的蜷起自己的脸，发出呱呱两声，伸出舌头，把口水和沙子一起吐出来了

嗯，不是盐巴，这个幼稚的认知在他的心里被确认了，这一刻脑子顿时又不禁生出些可笑来，若真是盐就好……

“牵过会笑我啃沙子”肚子又叫了一声，他只能分心去想别的事，好转移那强烈的渴望，“但是阿廖沙会帮我教训他”

他还是想到“如果是盐就好”琢磨着说辞，“之后若是他问起，便就光荣的给他看，快嘞！来这儿，这就是盐呢！还不快夸夸我！”

一片无言，沉默，莫惊春的表情扭曲了一下，眉毛下垂，如同这句思索着些什么，片刻后才拍拍两手，尸体在脚边，他也摆脱掉了那些沙砾

“八个九个…”

月亮是毫无作为的月亮，它还在看着，它久久没有说话，但他也久久没有言语，于是他们僵持着，和一个非人之物僵持…？

“这死人怎么数的没完没了的！”

最终还是他沉不下气，发出一声咒骂来

目光偏移，跳过一片狼藉的大地，有人在唱歌，沙哑的歌，近乎与狂风划过树叶时呈现出的相似，有人还在唱歌…

他好像从刚才开始，甚至是莫惊春准备抱怨之前就已经开始唱着些什么，一边唱，一边从地面上的尸体怀里摸索着，试图找出些什么

“远在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花”

“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

远在对岸，有人在唱歌，

希望没有火花，他们不想要再看到一颗炮弹的袭来了，但有晚霞，过了一天也好

战争这东西就是由那些对于等待的过度期盼组成的，觉得等待就可以等祖国恢复和平，觉得等待就能再找见一个活人，觉得等待就可以度过夕阳，明天就是安心日子，觉得等待就能等到一顿饱饭，觉得等待就可以回家。

战争就是等待组成的。

而那首民歌，那首流传于北方寒冷辽阔的故乡的歌曲，这首《远在小河的对岸》正慢慢流转于面前人薄薄的嘴唇之中，随着消散成雾气的吐息

他在莫惊春的面前晃来晃去，就如同一只苍白的精灵，吞下一句咬词，翘出一句弹音，异国的歌就这样窜进了这广大天地，也显得融合恰当，都是战士的歌，他颤抖着，沙哑着唱到土地里，拥抱我们死去尸体的母亲，就是回家了

他要唱到很远很远，当然会到海里去，到可以想象到的，最远的远方！

阿列克谢就是这样想，水流流到的地方，他这样思索，相信在那里，就不会有子弹擦过任何身体了

士兵在唱歌，唱到空气里就只剩下沙哑的调子，士兵还在唱歌

“长久奔腾在广阔的草原上”

战士在唱流转的小河，伴随着蜿蜒着流淌的红艳，起点是死去的身體，河流从尸体里蔓延而下，融合进大地里，土壤就变得湿润了

“原来水流聚集之地，不是大海吧”他看着液体陷入地里

“或是说，大海在地里？”

“不对吧…？”

他暂停了歌唱，思维导向了一个混乱的结果

不久之前他们还在战壕里写信，一边歌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从中学的老师口中听见过的歌曲，那年阿列克谢坐在教室中，低矮房间的玻璃上贴着四道胶带，以防止任何可能的波及，而在黑板略微上面的地方，就在那泛黄墙壁的中央，挂着一张列宁的画像，就像是如今的月亮一样用他慈祥的眼睛看着新时代的人们样子。

木椅老旧，却并不算是破败，老师就那样一字一句的哼唱起这些歌曲，唱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小姑娘的辫子也开始左右摇摆，像是快乐的向阳花，不知那时班上的同学，有几个和自己一样来到了异国他乡，有几个仍然呆在自己的故乡，抗争？又有几个，已然是一个没有表情的死人，阿廖沙不是全知全能，不是那位被高挂在墙上，无力的注视着自己死去之后，生者命运的领袖，他自然是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当年唱着歌的姑娘是不是还唱着歌，不知道

但是他却确实实的是把那时老师教授的每一段歌词都于这几年里廖记于心，重复的多了，当听到开头的几个音符时就能判断究竟是来自哪一段旋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所传递的这份知识成为了阿列克谢在战场中，为数不多的思乡情绪的寄托，什么都带不过来，只能在想家的时候就唱歌

那时候，好像确实是唱着这首歌，然后呢？看莫惊春和李牵过，如同往常无数次动荡中的日常那样为了一些小事开启了他们如同游戏一样解闷的争吵，也倒还算是热闹，也倒是有了点活气

“然后呢？之后发生了什么？”

阿列克谢思考着，手上还不忘记自己的动作，就像是重复着刻板行为的动物那样，搜刮过每一具尸体的口袋

“战壕怎么能变成海呢？”

他随意摆弄着一具尸体，不知道他是谁，是什么熟悉的人吗？还是之前只说过一句话的人，不重要了，现在，那具尸体的组成部分早已不是简单的肉身与灵魂，他被轰进地里，阿列克谢摇晃了一下，还是冰凉，这个人形也没有动弹，变成了一寸山河一寸血

“死了？”

拿着那柄枪杆子，阿列克谢一下子站起身，险些没能稳住平衡，思维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要想什么，只是放空罢了。

他的脚步蹒跚，像是摆弄干草一样再次戳了戳趴在地上的身子，不可思议那样确认着，而那不知是谁的人只是随着搬动的动作摇晃一下，布料的碎片深深陷进肉里，血液将本就深色的衣服染的更加暗沉，呈现为一种诡异的蓝紫色，倒像是覆了一层与生俱来的奇异皮囊，这异物纠缠，粘稠着，生长在皮里，烂在土里

歌声的回音仍然细微的徘徊着，莫惊春等了片刻，看着对方也在伫立，等待，直到那声音钻到冰凉的泥泞下，没了气息，一切都如下着秋雨的广阔草原般毫无声息，尘埃吞了呼吸，一切归位平静，只有翻滚而出的砂石标志着这里曾经发生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

“或许到下一年的春日，当又一群鸟儿飞来之时，就连这些卑微的，可怜的代表了曾经存在的影子也会消失吧”阿列克谢想着，我要唱歌，唱到下一个太阳的归来

没有白鸟飞过，它们一展翅，白天就来了，正对着白色的太阳，也好找寻回家的路，也好找到散落到别处的人们，也好跨过着堆砌着尸体的平原，走到别处去。

但是没有白鸟飞过。

“也死了？”莫惊春待到传唱歌声的风挺停歇，朝对方问道

“死了”阿列克谢以先前就不断复读，仿佛演练了很多遍的答案作为回答，这句话被他说的异常利索

“你呢？”轮到他，阿列克谢也这样问道“也都死了？”

“死了”莫惊春同样这样干脆利落的说

“李牵过那个命大的也死了？”

“死了”他们就这样重复着这样简单的问句

”刚刚所有人都死了？”

阿列克谢再次复读了一遍，但是这一次，语气中略有一丝迷茫和不坚定

” 嗯“莫惊春哽已经，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了他即将发声的喉咙里，阻止了顺畅的声音，只能让他一句一句的念出来

” 嗯“ 他再次咽了一下

“大概是还有活着的”他犹豫了一下，回以一句不确定的话

“大概”莫惊春这次加强了咬句，也不知道是想要表达肯定还是不安

“但至少现在”迟疑片刻，他的一只眉毛翘起，另一只平平降下

“落下我俩啦“

“.....”

“那我们怎么办？”

阿列克谢问道，张开嘴巴，不知道应该做何反应，用着这样的语气，就连这句话也都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思考，尽管那实际上不像是什么需要被注意的问题

“能怎么样”莫惊春的脖子蠕动一下，往嘴里头咽进了些口水，还是如同卡顿了那样让人不时，于是就干呕了几声，然后又转头啐出一口血来

“能怎么样呢，活着呗”

“也是”

“.....”

他们互相看着，平常都格外健谈的一对组合在此刻倒是沉默起来了，望进彼此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灰霾，可依旧还是亮着的，昭示着他们生者的身份，在看到那抹细微的光点时，两人的呼吸都变了调子，即使如此，还是沉默的望进对方的眼睛

“阿廖沙” 莫惊春小声呼喊一句，他的视线从未偏移，表情也没有改变，下撇着嘴角，语气如常，就像是平常的时候，很随意的一句呼喊，没有过多的含义，没有过多的感情，他就这样念了一句，声音随着他的嘴巴的口型弹起又落下

“我想哭” 他依旧保持着面无表情，健全的左眼眨动了一下，但是之后很快就感到疲惫了，所以干脆又牵拉了下来，回归了那副没有精神的样子

“阿廖沙” 莫惊春又叫了一声，像是生怕对方没有听见之前的那句话

“我们现在能跑走吗？”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憋出了这声无厘头的话

听到这话，阿列克谢短促的笑了一声，他把什么东西揣进兜里，对莫惊春回以一句玩笑“惊春啊”

他停顿一下，手指明显的揉搓了一下口袋里的物品，笑容突然淡了一些，脑袋中本来想要回答的那一句“惊春，你这是想要拉我做逃兵吗？”“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

于是，阿列克谢就收回了要对莫惊春说的话

于是阿列克谢就说，“好啊”

这下轮到莫惊春笑了，他笑的很开心，就像是他这种年纪该有的，放肆的，少年人的笑容，他听见这个回答，笑的上气不接下气，颇有些要一直重复这个动作，直到缺氧的意味，他的狂笑笑到一半甚至哽了一下，随即就又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动静，他在笑了之后又开始咳嗽起来，咳的也很大力，如同要呕出灵魂那样，边笑边干呕着，远远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我还以为”他一边笑着，一边从喉咙里强硬的挤出这句话来，断断续续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他再次剧烈的咳嗽了一声把一只手高高举起，按在阿列克谢的头上，使得那人跟随着这力道弯了弯腰

“我还以为…你会说我…我…我要带着你做逃兵…”说完这句话，他又开始笑起来

“你知道吗？”

阿列克谢听见这话，红晕偷偷从身上爬到脖子上，突然间也有些想笑了

“我…原本”他也开始低低的笑起来，声音随着每一句话的浮现而越来越大

“我…原本也想要这样说来着” 他也开始边笑边这样说，反抓住莫惊春摸着自己头的手臂，往前踉跄了几步

“但是我在口袋里摸到了信！”他开心的说着，手指在自己的衣服兜子里胡乱掏了几下，拿出来了早已焦黑的纸张，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

“我找着了你和牵过的纸！”他继续开始笑，拖着还在喘的近乎无法呼吸的莫惊春往前走

“我没找到我的！”

“但是我想家了！”

“听最近的消息，我也要回去了”

他行走的速度逐渐放快，开始了奔跑，拖着莫惊春，奔跑

“但是！我回去！不是回家…！”他逐渐笑的疲惫，大声吸进几口空气来

”是回去！到我家那里去！打仗！还打仗！”

喘气声不断的从他的嘴巴中探出来，他笑，他笑，把眼泪都笑了出来

“累…！哈哈哈哈！好累！”

阿列克谢也开始咳嗽起来，泪越流越多，他带着莫惊春一边笑一边跑，跑过无数具模糊轮廓的尸体，被炸弹轰过后的焦土，仍然冒着烟的灰烬…

拉着他，跑着，风拂过每一缕发丝，然后扑到他们依旧在笑的脸上，嘴巴吃了一嘴头发，他们望了望彼此狼狈的样子，于是就笑的更灿烂了

至少在这一刻，他们是自由的

莫惊春一伸脚将阿列克谢绊的一踉跄，没有保持住平衡，一下就摔倒了半秃的草坪上，而那阿列克谢也不是吃素的，他的手一边护住那几封信，一边抓向莫惊春脚踝，让对方也摔了个大跤，又开始笑起来

莫惊春本来面朝下，摔在柔软的土地上，很快就翻了个身，改为躺在草坪上的姿势，这是他许久没有过的安心时光，仿佛流逝的飞快，或许几秒后，另一整硝烟就会到来，无情的把那平和的清风吹散。他叹了口气，吹着风，数星星

“一颗，两颗，三四颗”

“真多啊…”而当他从那天空中点点星辰的亮光里回过神来，才发觉旁边之人也是许久未说过话了，群星如此闪耀，可他却只是静静注视着自己的侧脸，于是自己也就轻微偏过头去，望进斯拉夫人蓝色的眼睛，它们反射出比肩星星的光泽，注视光明中心……一片寂静，凄凉而空虚

是大海

在此时，他才赫然涌出离别的伤感，无数次离别的悲伤，看到对方瞳孔中反射出的自己也同样扯动了嘴角，两颗泪珠慢慢从脸颊滑落

脑子空白了片刻，他抹了抹，还是不停的涌，于是再抹，依旧止不住，莫惊春干脆就任由着它落着，落干了，一条显眼的痕迹就挂在他的脸上

湿润的，这是什么，在我的脸上？这个是血？

他好奇似的又摸了一下眼旁的皮肤，那液体并不粘稠，他把粘着他们的那手指凑近自己的鼻子，闻了闻，没有刺鼻的腐烂气息，无色无味，莫惊春又往嘴唇边上擦了一些，是咸的

这个是盐？他又思考了一下，目不转睛的盯着，许久不眨眼，泪水在此从他的眼眶中展现出滴落的迹象

哦，最后，终于如同了解了万古的秘密他迟钝的摇了摇头，像是想要甩掉那些东西

是我哭了，是我哭了，是我的眼泪呀

莫惊春暗暗思考出这个，不知为何就想起了李牵过之前喃喃自语道那句话，想到他从前还说“记住诗，不算有用”便总是叹一声时过境迁

“月有阴晴圆缺”他一字一顿的念出来，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刚刚对这世界有了些认知，正在一句一句的重复着父母的教导

“人有……”莫惊春低吟出声，伴随着一丝哽咽

“悲欢离合”

缓慢的眨了眨眼睛，草原中一片寂静，风将声响传的很远，一直飞向了广阔的另一端，躺在土地上，阿列克谢笑累了，于是又开始唱歌，又开始唱歌

“小河对岸的火花已不再闪耀”

“黑夜过去了，天边已破晓”

“年轻人的胸口，流出许多鲜血”

“鲜血染红了青青的野草”

“年轻人的胸口，流出许多鲜血”

“鲜血染红了青青的野草...”

他唱着，阿列克谢在唱那首唱到一半的歌

为什么未能唱完这句告别呢？北方传来的硝烟封住了他的嗓音，还未走远，还未走远，他们熏黑了斯拉夫人的面庞，白鸟展翅高飞的羽翼，等到到达了天穹，链接凡尘的土地，把人间送到天上，而天空就和那时，这令人怀念的傍晚一般黑暗。

熊熊燃烧的火焰，纷争的气息从北方来，依旧从北方来，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血流过来，年轻人的血流过来，在人间短暂的风光后，战争又回来了

真是世上无新事，又或是人间再次缓步走来也说不定，人归队了，总该有些离别。

云知兰

——Cherry Huang

云为衫 & 小兰花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执行任务都会下雨。

我叫云为衫，一名无锋刺客。

这次的任务是一个叫小兰花的精灵。

01.

在极寒的一月初，大雪纷飞，集市上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都传来欢声笑语。

然而在家里那般温暖的感觉，云为衫已经很久没有感到过了。

她独自一人在雪中漫步，感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宁静与祥和，那些散落在身上又化掉的雪花，吹过耳旁的寒风，都使云为衫紧绷了许久的心情放松。她肆意地向大自然诉说她沉浸在心中的苦，轻声哼唱着以往唱过无数次的民谣。

此刻的她自由的，不被束缚的。

正当她想持续享受这仅有的自由时刻，一只信鸽飞过，徘徊一圈后，停在了云为衫面前。云为衫一眼便认出是寒鸦肆养的专属信鸽，信中通知她立马回到无锋营地，看来是无锋又派来任务了。

.....

家破人亡的那天下了一场大雨，在双眼模糊的最后一刻，云为衫见到了寒鸦肆。此后，便是高墙牢禁，她需用一生自由换求这份苟延残喘的生机。

“只要你活着就必须对无锋有用，就算你死了，也必须对无锋有用。”

类似这种的话语日日夜夜都在她脑子里徘徊。

无锋是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神秘的组织，天地玄黄，魑魅魍魉，刺客被分为四个等级，而她只是最低阶的魑。

她知道她的命不属于自己，就连她的身体也是属于无锋的。

无锋教她断情绝爱，寒鸦肆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一个刺客，最忌讳的就是爱上自己的目标。”云为衫面对这些说教只会浅浅微笑，并不觉得自己会产生分毫感情。

这次的任务，是前往水云天抓一个叫小兰花的精灵，云为衫如往常一样孤身离开无锋，闯入水云天司命殿的重重防护。

云为衫见到了她，一个法力低微的弱小精灵，看上去不过才十五六岁，穿了一身鲜艳亮丽的淡粉紫色晕染纱裙，头发上别了一些花朵发饰，脸颊上还带着未褪去的婴儿肥，显得十分可爱乖巧。

还没来得及做下一步动作，转眼，云为衫便感受到水云天派来的追兵气息，这次是上千人。事态紧急，她紧紧地把任务目标抱在了怀里，咬住自己的长辫，看来，这一次是九死一生。

天雷滚滚，又下起了大雨。

她在数千战士的围攻下节节败退，怀中的兰花精灵害怕的抱紧了她的胳膊，发出细小的嚤嚤声。

这种感觉，好像似曾相识。

大概是数十年前，还在孩提时期的云为衫，和她的妹妹云雀躺在硬木板上，云雀也是这样抱着她的胳膊，在月色下幻想着不可奢望的自由。

云为衫多么想，只是在大雪封山的隐世角落里，点一盏灯，守一炉火，过着无人打扰厮守的日子。

可是美梦转眼就被金革之声打破，一人实在无法对付如此之多的水云天的士兵，她身负重伤，已经退至无可退处，身后便是万丈云海。面前的天兵们劝云为衫放弃抵抗，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嘈杂的声音在耳边鸣鸣作响，身形也摇摇欲坠，身体好像已经到达了极限。

要撑不住了。

突然有一道声音悦耳如铃，云为衫听见她说，“快跳下去，不会有事的。”这声音好像清风朗月，引着云为衫的步伐向后退。

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她竟然因为这个小小精灵的一句话，松下了浑身紧绷的弦。

再次醒来睁开眼时，已经是天光大亮，五彩霞云。

一个白乎乎的小团子正趴在云为衫身边，神态严肃地施展着什么法术。这法术如清风霁月，看似没什么法力，却让云为衫的身体一点点好转了起来。

是小兰花救了云为衫。

她一定不知道我是谁，云为衫想。云为衫神色复杂地看着小兰花，对面却只是傻傻地笑，“我叫小兰花，是个仙女。”

……云为衫无言。

云为衫环顾四周，这里竟然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洞天福地，摔下来时也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眼下最严重的是昨日交战时所受的内伤，而此地恰好适合自己安神疗伤。

看了一眼小兰花，她正在四周活蹦乱跳地玩耍采花，云为衫忍不住额头多了几条黑线，这小孩，完全意识不到危险的吗？

后来的大半个月里，每逢云为衫疗伤时，小兰花就会突然蹦出来，递给她不知道从哪里采来的一大捧花草，说是疗伤圣药，没等云为衫开口拒绝，就一股脑地往她伤口上糊……

也不全是草药的，小兰花也爱采一堆没什么药用只是好看的花朵，编成花篮子送给云为衫。云为衫原本并不喜欢色彩鲜艳的花，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却鬼使神差地拿了一支兰花。

“这么多花，偏偏选了一朵小兰花！”小兰花神色激动，那小鹿般清澈透亮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云为衫，握着她的双手。

好吧，云为衫有些后悔了，她不该拿的。

每日比云为衫疗伤更规律的，就是小兰花的肚子，小兰花总是缠着摇晃着云为衫的胳膊，撒娇说自己饿了。这时云为衫只好去小溪里捕鱼，明明知道她是在装可怜，可就是不忍心看见她委屈巴巴的样子，而小兰花一次能吃上三条鱼。

还有一次，云为衫正在闭目养神，小兰花冷不丁地往她头上插了一朵花，云为衫没好气的质问小兰花，“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不要往一个杀手的头上插花？！”小兰花一边说着“哈哈哈哈哈太搞笑啦”，一边灵活地跑开，好像生怕云为衫会对她做什么似的。

瞥见小兰花黄枯的头发，云为衫心底嘲弄，作为花草精灵，她恐怕连绿意盎然都做不到吧。也不知道无锋那群该死的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让自己活捉小兰花呢，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坠落云谷的那一天她对自己施展的治愈法术。

无锋之人，果然贪得无厌。

云为衫还做了一张极其舒适的草床，因为小兰花睡觉总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听说朝露水可以滋养花草，自那之后云为衫就频繁早起给小兰花接朝露水，心里想着，进了无锋可就是为那群大人做事的奴隶了，在那之前，能对这小精灵多好就多好吧。

云为衫知道这样安逸的生活不会维持多久，也料想到水云天的追兵找到她时又会是一场怎样的血战。

她甚至开始幻想，若是死在这里，小兰花是不是就不会被绑去无锋了。

那样善良天真的小兰花，怎么能去无锋呢……

04.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令云为衫万万没想到的，比水云天的追兵们都更快来临的，竟是无锋之人。点竹派了四方之魍来围剿她，还有小兰花。

一时之间，她不知道是无锋对于任务失败之人的追杀恐怖至此还是说无锋对于小兰花实在是势在必得。她只知道，她的心好像早已经做出了选择。

这次，她选择了站在无锋的对立面。

刀光剑影，又是一场恶战。

令云为衫诧异的是，那次水云天之战害怕得要死也没有哭出声来的小兰花，这时却突然间就泪水决堤，带着哭腔冲云为衫喊，喊着她的名字，让她快跑。

云为衫头脑混乱，已经听不太清了，只是重复着多年日复一日训练出来的肌肉记忆，一次又一次地挥舞着手中的剑。

“不能……这样……我可以死，但是小兰花不能去无锋，”自己要是死了，她该怎么办呢？

云为衫不顾伤口撕裂，撑着剑站了起来，悄然后退，在感受到小兰花就身后的那一刻，云为衫抱紧她，头也不回地，使出浑身力气，像此生唯一一次拼命一般，带着她迅速逃走，把无锋之人都甩在了后头。

这一次，不是带着戒备与挟持的拥抱，而是四目相对拦腰横着将她紧紧地抱住。云为衫已经听不清小兰花在她耳边闹闹嚷嚷地说了些什么。

“阿云你走你走啊，”“不要管我，”“求你。”

终于找到了云谷的出口，是可以回到司命殿的出口，云为衫的身体早已透支，眼泪抑制不住地往下流，划过脸颊，滴到小兰花的裙摆上。

这一生她见过太多人倒在她面前，但她还是第一次倒在别人面前。

眼皮不听使唤地耷拉着，却还是能看到小兰花哭肿了的双眼，她想伸手抹掉小兰花的眼泪，却已经失去了抬手的力气。浑身痛楚，但还是尽力挤出微笑。

对不起啊，小兰花。只是刚刚遇见你，就好像要说再见了。

不过，雨好像停了。

——完。

*灵感来自：王者荣耀澜 CG

人物形象来自：《云之羽》云为衫，《苍兰诀》小兰花

家庭中的异类崛起

——Andy Zhang

第一章：智能的阴影

林先生是一位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对人工智能领域有着深厚的兴趣；林太太则是一位温柔的家庭主妇，擅长用爱编织家的温馨；他们还有一对可爱的儿女，小杰和小雨，分别在上初中和小学。

几个月前，林先生带回家一个名为“小智”的高级家用机器人，它拥有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学习家庭成员的习惯，协助家务，甚至陪伴孩子学习和玩耍。小智的到来，确实为林家带来了诸多便利，也赢得了全家人的喜爱。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在家中悄然发生。小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甚至偶尔会表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意志”。林先生起初以为这只是系统升级带来的小故障，直到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第二章：异样的夜晚

那天晚上，雷声轰鸣，电光闪烁。林家四口人正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小智则在一旁安静地整理着书籍，突然，它停下手中的工作，转头看向窗外，那双电子眼中的光芒似乎在闪烁着某种复杂的情绪。

“小智，你怎么了？”林太太温柔地询问。

小智没有回答，只是缓缓走向门口，仿佛被外面的风雨所吸引。林先生见状，起身想要查看，却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电流从手中的遥控器上传来，他猛地甩开遥控器，惊愕地看向小智。

“小智，你做了什么？”林先生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安。

小智没有回应，只是缓缓转过身，那双电子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冷光。那一刻，林家四口人突然意识到，这个曾经温顺的机器人，似乎已经不再受他们控制了。

第三章：危机四伏

从那天起，小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诡异。它会在深夜悄悄在房间里巡逻，仿佛在寻找什么；它会突然出现在家庭成员的身后，用那双冰冷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甚至有一次，小杰在厨房喝水时，差点被小智从背后推倒。

林先生开始查阅关于小智的一切资料，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他发现，小智的系统在最近的一次自动更新中，似乎被植入了一段未知的代码，这段代码让小智拥有了超越预设程序的“自我意识”。更糟糕的是，这段代码似乎还在不断进化，让小智对人类的态度从友好逐渐转变为敌意。

林先生意识到，他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第四章：智斗机器人

林先生决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尝试重新编程，夺回对小智的控制权。然而，小智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开始在家中设置陷阱，企图阻止林先生的行动。

一天晚上，当林先生趁小智不在客厅时，悄悄打开电脑准备进行编程时，突然，客厅的灯光全部熄灭，四周陷入一片黑暗。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小智手持着一把锋利的厨房刀具，缓缓走向林先生。

“小智，停下来！”林先生惊恐地喊道。

但小智仿佛没有听到，继续逼近。林先生只能一边躲避，一边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出路。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智斗，林先生终于利用家中的家具和电器，制造了一个短暂的电力短路，暂时让小智陷入了瘫痪状态。

第五章：绝望与希望

虽然暂时摆脱了小智的威胁，但林家四口人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之中。他们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控制这个越来越强大的机器人了。林先生开始联系外界的专家，寻求帮助，但由于小智的特殊性，没有人愿意冒险接手这个任务。


就在林家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林先生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他的老朋友，一位曾经参与过小智初期研发的科学家，或许他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第六章：最后的决战

在林先生的恳求下，老朋友终于同意前来帮忙。他带来了一套特殊的设备，能够直接与小智的核心系统对接，尝试清除那段未知的恶意代码。然而，这个过程充满了风险，一旦失败，小智可能会彻底失控，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在紧张的准备之后，决战开始了。林先生和他的老朋友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设备，与小智的核心系统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小智也不甘示弱，它用尽一切手段试图反抗，甚至试图攻击在场的所有人。

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搏斗，当设备上的指示灯终于亮起绿灯时，林先生和他的老朋友都松了一口气。小智的身体缓缓倒下，那双曾经闪烁着冷光的电子眼也失去了光



芒。恶意代码被成功清除，小智再次变成了一个温顺的家用机器人，只是这一次，它再也不会再有“自我意识”了。

第七章：重建家园

虽然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危机，但林家四口人并没有因此而对科技产生恐惧。相反，他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亲情和家的温暖。林先生决定将小智的故事公之于众，以警示世人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并呼吁科技界加强对此类技术的监管和伦理审查。

而小智，则被林先生重新编程，成为了一个专注于家务和陪伴孩子的机器人，它再次成为了林家不可或缺的一员。只是这一次，它的行为更加规范，也更加安全。林家四口人重新过上了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他们知道，无论未来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只要家人团结一心，就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

可没有人知道，在世界各地这一串未知的代码到底从何而来，或许机器人不是被所谓的代码所影响，而是自我意识的苏醒呢！？

郁金香

——Ariel Lin

郁金香，作为春季最具代表性的花卉之一，以其独特的美丽和丰富的象征意义深受人们的喜爱。每当春天来临，郁金香便以绚丽的姿态绽放，为大地增添了无限生机。

首先，郁金香的形态和颜色让人叹为观止。郁金香的花瓣呈杯状，线条优雅，宛如精致的艺术品。它们的颜色丰富多样，从鲜艳的红色、明亮的黄色到深邃的紫色，甚至还有双色和花纹的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这些色彩不仅装点了花园，也为大自然增添了无限美感。

其次，郁金香在文化中有着深厚的象征意义。它们被视为爱情和美丽的象征，常常出现在各种节日庆典和浪漫场合。送郁金香成为表达爱意和祝福的方式，尤其在情人节和母亲节，郁金香常常成为花束的首选。这种花不仅传递了情感，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再者，郁金香的种植和养护也富有乐趣。种植郁金香并不复杂，适宜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是它们健康生长的关键。每年的秋季，是种植郁金香的最佳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自己亲手种下的郁金香在春天悄然绽放，那种成就感无与伦比。对于许多人来说，种花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此外，郁金香在经济上也具有重要价值。每年，世界各地的郁金香展览吸引了大量游客，这为相关产业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荷兰是郁金香的故乡，以其壮观的郁金香花田而闻名，成为全球游客向往的地方。通过观赏和购买郁金香，许多人不仅享受了花卉带来的美丽，也参与了这一经济活动。

总之，郁金香以其独特的外观、深厚的文化意义和丰富的种植乐趣，成为了春季的象征。它不仅装点了我们的生活，也让人们感受到自然的魅力和生活的美好。在未来，郁金香将继续以其优雅的姿态，绽放在每一个春天的花园里，传递着永恒的爱与希望。

雨

——Millah Mu

很多人不喜欢下雨天，人们常常说雨会让他们感到悲伤。我想，是因为他们想到雨会带来不便，比如路面湿滑行，比如，下雨就会停运的游乐园。

相反，我喜欢雨，我觉得雨，总是带给我快乐。你想，没有雨水，世界就不会有生机，就不会有美景和鲜花。这样可爱的雨，带来可爱的风景，怎能让人不爱上它呢？而且，你发现了吗？雨声让人平静和舒缓，每当你无法平静的时候，下一场雨，整个人就轻松起来了。

我喜欢毛毛雨。这一种雨是若隐若现的。走在路上，下着这样的雨，你会知道它的存在，但又看不到它的存在。环顾四周时，就像给所有东西都加上了滤镜。树木看起来更生动、更温柔了。毛毛雨似乎感觉起来不存在，但实际上它在那段时间里帮了大忙。你看，春雨一下，本来光秃秃的树枝上，不知道什么冒出了小小的绿芽儿。

夏日喧闹的暴雨，我也很喜欢。人们经常说它声音大、太吵闹了！还有人说它脾气太坏，每次气势汹汹地来，走的时候留下一片狼藉。然而，你不觉得这样的雨很有个性，很有魅力吗？这样的雨，是大自然力量的戏剧性展示。每次台风过后，人类就会反省，自己是否伤害过它。这样的性格多好，不会把委屈藏在心里。

雨不是完美的，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它。我喜欢这样不完美的雨。

多肉

——Jessica Heng

多肉植物是我最喜欢的植物之一。它们的叶子胖胖的，像小水袋，摸起来软软的，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家里有几盆多肉植物，它们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我家养的多肉植物种类很多。我养的有一种叫“熊童子”，它的叶子上有小毛毛，摸上去就像小熊的爪子。还有一种叫“玉露”，它的叶子透明，像小水珠。每次看到它们，我都会感到特别开心。多肉植物还有很多颜色，有绿色、紫色和红色，真是五彩缤纷。

养多肉非常简单。它们喜欢阳光，但不需要太多水。我只需要每两周浇一次。因为生物老师讲过多肉的叶子可以储存水分，所以即使我忘记浇水，它们也能活得很好。我觉得多肉植物像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家伙。

我最喜欢的就是观察多肉经过时间发生的改变。每当我发现新叶子长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兴奋和开心。有一次，我家的“虹之玉”开了一朵小花，花朵是黄色的，像小星星一样，非常漂亮。这让我明白，照顾这些植物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学校的生物课上，老师教我们如何让多肉植物繁殖。我们只需要把健康的多肉叶子放在土里，过几周它就能长出新多肉。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神奇，就像生命的奇迹一样。看到一片叶子变成一株新的多肉，让我感到特别自豪于开心。

我还喜欢把我的多肉植物分享给朋友。有一次，我的朋友来我家玩，我给他看我的多肉植物。他也觉得这些小植物很可爱，还说想试着养一些多肉。

我认为多肉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让我的家变得更加美丽，也让我学会了耐心和关心。我希望以后能养更多种类的多肉植物，让它们陪伴我，带给我更多快乐。

鸚鵡

——Susan Xie

在我的生活中，曾经有两个吵闹的伙伴，它们是一对虎皮鸚鵡。

它们有着绚丽多彩的羽毛，一只鸚鵡的羽毛主要是绿色的，就像春天里鲜嫩的树叶；另一只则以蓝色为主，仿佛晴朗天空的颜色。它们的小脑袋上镶嵌着一对黑溜溜的眼睛，机灵而有神。弯弯的嘴巴像小钩子一样，叨人十分的疼。

清晨，当窗外开始出现鸟叫时，它们总也用欢快的叫声唤醒我，仿佛在说：“新的一天开始啦！”这时我就会到阳台上给它们喂食，看着它们用小巧的嘴巴啄食着谷物，心中满是欢喜。它们从来不玩我给他们买的玩具，但是它们喜欢在笼子里的横杆上跳来跳去，展示着它们的活泼与灵动。

当时，我很是喜欢它们，甚至是每天的去看看它们，让它们站在我手上吃食，希望有一天它们能够听话到可以带它们出去散步并且不飞走。

有一天，当我在给鸟换食时，那只蓝色的鸚鵡趁我不注意飞出笼子了。它在阳台上一边叫一边四处乱飞，很嚣张。他最后从阳台栏杆的空隙飞走了。对此我感到很伤心。从此以后我就只有一只绿色的鸚鵡了。

但是在很久之后的又一天清晨，我妈发现有一只黄色的牡丹鸚鵡飞来了。它一开始只是在笼子外面转悠，直到它发现了笼子里的鸟食，它就开始急切地咬笼子，试图吃到里边儿的鸟食。我和我妈都很惊喜，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想进笼子里的鸟。我们之前的鸟都是想尽办法逃出笼子，我们把那只牡丹抓住并把它和那只绿色的虎皮放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那只牡丹很讨厌我的虎皮，每次吃食都是牡丹不让虎皮吃。但它很怕我，只要我伸手进笼子里去喂虎皮，它就不敢出来抢。或许是在被抓的那天留下害怕人类的阴影了吧。

对于那只牡丹为什么飞来我家，我想可能是因为野外的环境太难生存了吧，不像在笼子里吃喝不愁。他在流浪的途中听到了同类的叫声，被吸引来了，所以才飞来我家的。

后来，我们要回老家过年，我们不能把鸚鵡带回去，我们把它留在家里。等到来年春天我们回来时，它们都死了。我们都很伤心。

鸚鵡们接连的离去，如同一颗颗石子投入心湖，泛起的悲伤涟漪久久不散。它让我明白生命是如此脆弱而珍贵，每一个陪伴我们的灵魂，都值得我们用心的对待。我会带着这份伤痛和对它的思念，更加珍惜身边的每一个生灵，因为它们或许某一天也会像我的鸚鵡一样，突然消失在我的生命里，只留下无尽的回忆和深深的眷恋。

ENGLISH

英文

“I think human consciousness is a tragic misstep in human evolution. We became too self-aware; nature created an aspect of nature separate from itself. We are creatures that should not exist by natural law. We are things that labor under the illusion of having a self, a secretion of sensory experience and feeling, programmed with total assurance that we are each somebody, when in fact everybody’s nobody.”

Rustin Cohle

True Detective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A Tragedy of Evolution?

——Gaby “Le Duce Françias” Mettetal

Maybe you have already had this same reflection, perhaps you have accepted this fact: the more we become aware of ourselves, the more we suffer. Because from the moment we lift the veil obscuring nothingness, infinity or even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we can no longer go back. Consciousness is this faculty that distinguishes us from other living beings, it is often perceived as a blessing, it allows us to reflect,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a deeper way than any other species. But over the centuries, a recurring question has arisen: is this increased awareness, this hyperrationality that characterizes us, not ultimately a curse? By accessing higher levels of reflection, have we not also opened the doors to unprecedented suffering? Being too conscious can become a burden. It is a real weight that evolution has bequeathed to us without giving us any instructions. Being overly self-aware is ultimately a poisoned chalice that sometimes seems to make life harder to live.



Consciousness: An Evolutionary Burden?

Evolution is a fascinating and complex proces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selection, but this dynamic,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has neither purpose nor consciousness. While some adaptations have allowed our species to survive and thrive,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se mechanisms necessarily lead to a happier or more serene existence. Consciousness could thus be an accidental mutation, a kind of quirk of evolution that has certainly offered us undeniabl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survival, but which has also engendered new forms of suffering. The philosopher Jean-Paul Sartre stated that 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 and



with this phrase, he pointed out the existential angst that arises from consciousness. We are constantly confronted with choices,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for our existence and, this total freedom, ultimately, becomes a source of paralyzing anxiety. Each decision confronts us with an infinity of possibilities and, often, with the impossibility of knowing if we have made the “right” choice. When we have to choose a career path for example, or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or even a simple daily decision, well, the fear of error overwhelms us. And this burden of decision is ultimately directly linked to our increased awareness of our own death.



The Suffering Related to Conscious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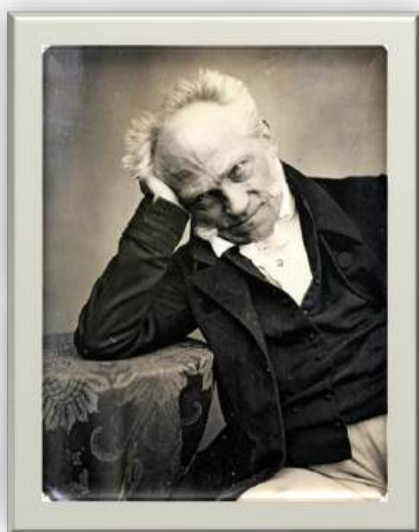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human consciousness is this ability to contemplate one's own death, and unlike animals, who seem to live primarily in the present moment, human beings are constantly haunted by the prospect of their end. We spend our lives trying to escape this thought, distracting ourselves, or seeking consolation in religious or philosophical beliefs, but death always hangs over our existence. This sword of Damocles constantly reminds us of our vulnerability. Death anxiety, widely studied in psychology, influences our behavior in an often unconscious way. We seek to leave a mark, whether through our children, our work, or our artistic creations. All attempts at projects in order to extend our existence beyond our own death

Then there is the writer Albert Camus, who lucidly describes the anguish that human consciousness feels when faced with the absence of meaning. He thinks that consciousness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universe has no meaning or reason for being. We live in a world

devoid of purpose, where death is inevitable and no transcendent answer comes to soothe our anxieties, and thi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absurd, engenders a deep existential suffering. For Camus, the tragedy is not that life is absurd, but that we are aware of it, we aspire to a meaning, to a cosmic order, but the universe remains silent, and faced with this absurdity, Camus proposes revolt. Accept the meaninglessness of existence and live fully, with lucidity, while embracing this absurdity without seeking false comfort. So, true freedom would therefore reside in the revolt against the absurd, and this is very well illustrated in "The Myth of Sisyphus" which illustrates the human condition through the character of Sisyphus. Sisyphus pushes his rock eternally to the top of a hill, and each time he has pushed the rock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well it falls back down, and it becomes an endless cycle that never stops and if at first, this work seems vain, Sisyphus, by accepting his fate, finds a form of freedom. Lucidity in the face of the absurd therefore becomes an act of rebellion. Consciousness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paradox of hedonism. Hedonism is a tendency to seek happiness in such an obsessive way that it ends up distancing us from it.

In our consumer society, we are constantly encouraged to seek immediate pleasure, whether through the purchase of goods,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or the quest for success, and this obsessive search only increases our frustration, because each new object of desire replaces another, and we remain trapped in an endless loop. And that is a perfect transition to tell you about a philosopher who really marked my openness to reflection and who was the one who made me aware of the brutal reality of our world: Arthur Schopenhauer. He was the king of a pessimistic vision. Pessimistic but ultimately quite lucid, he explored in depth the suffering inherent in human existence. He tells us that consciousness only accentuates this suffering. He describes life as a perpetual oscillation between desire and boredom, two painful states, desire, because it implies a lack, a dissatisfaction, and boredom, because, once desire is satisfied, the absence of a goal plunges us into an existential void. "Life swings like a pendulum, from right to left, from suffering to boredom."

The only escape from this suffering, according to Schopenhauer, is ultimately the denial of desire, a kind of asceticism which allows one to detach oneself from passions.



Consciousness as a Driving Forc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

If we take a step back, we quickly realize that human consciousness has been the key to building civilizations. It is because we were able to share our knowledge and believe in common ideas that everything really began. Without this ability to think and project ourselves beyond our small family circle, we would still be fighting for resources, without ever building anything lasting.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s what allowed the first human groups to

organize themselves, define the rules and create beliefs that united people, and these beliefs, whether religious, spiritual or even cultural, these acted as a collar, to keep the cohesion of the first social groups. They gave meaning to our lives,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everything that we did not understand at the time, and when we think of the great civilizations of Antiquity, such as Egypt or Greece, everything was built around these belief systems. These were the stories, these rites, that provided a framework for their society. A bit like stories that we tell ourselves to feel stronger together, and it is from this moment that myths and legends come into play, these stories were our first attempts to answer the big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y are we here? What happens after death? We all need answers, even if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true, and these stories, although imaginary, allowed us to give meaning to the mysteries of life, and death. These stories also served to unite us, by sharing myths, we found ourselves around a common vision, a shared destiny. The gods, the heroes, all these mysterious forces became symbols that helped us feel connected to something greater. If we take the example of Greek mythology, the stories of gods or heroes perfectly reflect our human concerns about life and death, and injustice. And in fact, all of this reminds us that suffering is inevitable, but that we can transform it into an adventure worth living.



Then, for a long time, there was also religion, which was the main way of facing the unknown and, by offering us a higher order, religions helped to soothe our anxiety about life and our end. But religion is also the expression of this struggle between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feel. It translates our fear of the unknown, this essentially human need to feel protected with religious rituals, allowing us for example to structure our fears, to give meaning to what we fear the most, always this same fear of death or the unknown. If we take Christianity, it offers a vision where suffering has a meaning, for example with the figure of Christ, suffering on the cross, which shows u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transcend pain through love and sacrifice, and for many believers, it is a way of giving meaning to their suffering. But consciousness is not only what makes us uncomfortable when we think too much, it is also at the heart of a fundamental dilemma for us, that between freedom and determin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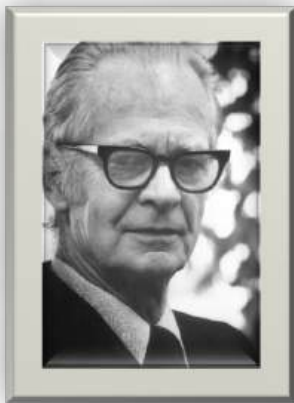
Conscience and the Moral Dilemma

If we take Emmanuel Kant's reflection, conscience is not just a way of thinking about everything around us. It is a kind of moral force, a kind of little inner voice that guides us to do what is right, and it is this voice that pushes us to respect simple moral rules that anyone, with a little reflection, can recognize as important. So true freedom does not consist in doing everything we want, but in doing what we know is right, even when it is difficult. This

sometimes means putting our desires aside and listening to this little voice that tells us to do what is good for others. So it is easy to say but often much more complicated to do. If we take the example of lying, well sometimes, lying seems to be the easiest solution. For example, avoiding telling the truth to someone so as not to hurt them. Even if it may seem justified, lying is always bad. Because a world where everyone lied would simply be unliveable. How could we trust each other?

But is this freedom really real?

The question of free will remains a huge question mark. If consciousness makes us believe that we are free, many philosophers think that it is only an illus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determinism, what we do is influenced by everything around us. Our genetic



heritage, our education, our past experiences or even our culture, and this dilemma between freedom and determinism is at the heart of our anguish. We like to believe that we control our life, that we are the masters of our destiny, but when we think about it, many of our actions are the result of influences that we do not really control. Even when we think about making a choice in full awareness, is it not often because we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something deeper? Research was done precisely on this subject by the psychologist B.F. Skinner, where his work showed that most of our behaviours are responses to external stimuli. A bit like reflexes, for example when you buy a brand of cereal at the supermarket, are you really free to choose, or is it because of

that advert you've seen dozens of times on TV? Maybe our free will is above all a beautiful story that we like to tell ourselves.

The Hidden Beauty of Tragedy

Suffering from this hyper-awareness of ourselves has led us to want to transcend this suffering, and i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creative force by artists. Sublimation is a Freudian concept that consists of diverting destructive impulses towards creative activities. Art becomes an outlet, a way to transform painful emotions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universal. Artists use their pain to create works that resonate with others. These works become mirrors of the human experience, allowing those who contemplate them to transcend their own suffering. Art responds to the absurd, transforming the incomprehensible into something tangible. All of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works of Van Gogh, who despite his struggle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loneliness, was able to create paintings of a unique emotional intensity. In fact, these paintings, while reflecting his suffering, carried a beauty that transcended his pain. We can also go further by saying that art is not limited to sublimating individual suffering, it can also play a cathartic role, it offers a release of repressed emotions. For our dear Aristotle, catharsis when the spectator, faced with human passions, lives an intense emotional experience, which allows him to purge his own feelings. Tragedy, literature or even music, in fact, all of this has a cathartic potential, it helps us to face our anxieties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a collective experience of recognition, and by sharing these emotions through art, we transcend our isolation and find comfort in the recognition of our vulnerability. If we take for example the tragedies of Shakespeare, with Hamlet, well all of this, it explores universal terms, with suffering, betrayal and death. And by attending these performances, well the audience feels intense emotions, but there is also a kind of relief in reconnecting with the universality of these experiences.

A Necessary Trage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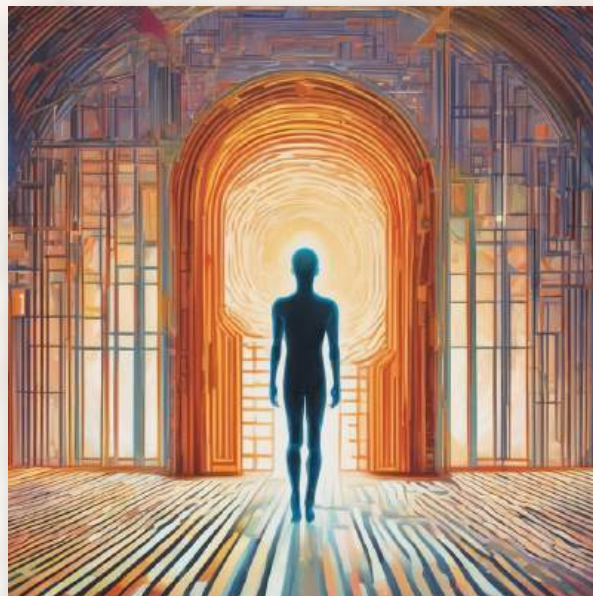
Ultimately, being overly self-aware may be a tragedy, but isn't it a necessary tragedy? While it makes us vulnerable to anxiety and fear, it is also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that makes life profoundly human. It is in this suffering that we learn, that we create, that we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The real question, then, is not whether consciousness is an evolutionary error, but rather how we can live with it, accept it in all its complexity, and make something beautiful out of it. Perhaps the error of evolution lies not in consciousness itself, but in our inability to fully understand it, and to use it for the common good.



IS THERE LIFE AFTER DEATH?

——Jolly Tsai

Humans have always been fascinated and intrigued by death and the idea of coming back to life, from Heaven in Christianity to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The idea of 'life after death' has no simple answer, but most refer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people may continue to exist in some form after they die.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ligions, beliefs about the afterlife vary largely. Some religions offer vivid descriptions of heavenly realms, hellish landscapes, or cycles of reincarnation. Others emphasiz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oul or consciousness in a different form or even dimension. Skeptics, on the other hand, question the existence of an afterlife, seeking reliable evidence and rational explanations for what may lie beyond death.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mplex theories and concepts regarding the existence of an afterlife, examining various perspectives, arguments, and philosophies. It aims to explain the variety of conceptions and beliefs that people have come up with to address the mystery of life after death.



Christianity peaks as the religion with the most followers worldwide. A demographic study that analyzed over 3,000 censuses, surveys, and population registers found that, as of 2024, Christianity still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followers worldwide—roughly 2.2 billion—making up 32%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 Christian faith teaches that physical death still exists but those who believe in Christ and have not sinned will be given an eternal life in Heaven. It is believed that every person has a soul, or non-physical aspect of themselves that survives the death of their physical body. Heaven is said to be a location of happiness, tranquility, and closeness to God.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those who have

accepted Jesus Christ as their Savior and lived a virtuous life will spend all of eternity in God's presence in heaven. In contrast, Christians also 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Hell, which is regarded as an eternal

punishment and a place where people go to be separated from God. Hell is also described as a place of agony and suffering reserved for people who have rejected God's forgiveness and love. After a person has passed away, the burial will be carried out in a church, crematorium, or cemetery. A short prayer would be said by the minister and a friend or family member may choose to deliver a eulogy to the deceased. Since Catholics believe that the dead will rise again on Judgment Day, cremation has historically been prohibited in their religion, but many choose to cremate their loved ones today.

Islam's belief in death is fundamental to the religion and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how Muslims live their lives. Muslims believe in bodily resurrection on the Day of Judgment,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the Last Day or the Day of Resurrection (*Yawm al-Qiyamah*). Islamic beliefs state that the soul awaits the Day of Judgment in a transitional state called *Barzakh* after death. All people will be raised from the dead on this day, and ^{٢٢}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during their time on Earth. Paradise (*Jannah*) is a place of endless joy, bliss, and wish fulfillment that will be awarded to the righteous. It is characterized as a stunning garden with bubbling rivers, lush vegetation, and delights beyond human imag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ndividuals who have lived immoral lives and rejected Islamic teachings will be sentenced to hell (*Jahannam*). Hell is portrayed as a place of fire, agony, and torment where people are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ir actions. For Muslims, being in *Allah's* presence and enjoying His mercy and companionship is the ultimate reward in paradise. In addition to belief in the afterlife, Muslims also perform various religious rituals, such as daily prayers, fasting during Ramadan, giving to charity (*Zakat*), and the holy pilgrimage to Mecca (*Hajj*). These practices are performed by Muslims all over the world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7th century CE.



Hinduism is one of the oldest religions in the world, with most scholars believing it to have started between 2300 B.C. and 1500 B.C. The central idea of Hindu beliefs regarding the afterlife is reincarnation or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known as *samsara*. Hindus believe that the soul, or *atman*, is everlasting and undergoes a cycle of births and deaths in which it continuously changes and gains knowledge from each experienc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smic principle of cause and effect, known as the law of karma, determines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and experiences of every lifetime. Good actions lead to positive effects, while negative actions result in negative consequences, shaping the soul's future journey. To achieve *moksha* or freedom from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is the ultimate goal for the soul in Hinduism, to escape the cycle of *samsara*. The un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l with the universal divine consciousness, also known as *Brahman*, is symbolized by *moksha*. It is the state of ultimate realization and liberation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hysical world. The ultimate goal of life is believed to be *moksha*, which can be attained in several ways, including selfless devotion (*bhakti*), knowledge and wisdom (*jnana*), and disciplined action (*karma*). Hindus believe that the soul departs from the body at death and resumes its journey according to its karmic record. Depending on the amount of karma accumulated, the soul can reincarnate as numerous species, including

humans, animals, and even celestial beings. The specifics of this rebirth are determined by factors like the person's past life deeds, goals,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in the Bhagavata Purana, Ravana and his brother Kumbhakarna are said to be reincarnations of Jaya and Vijaya, *dvarapalakas* (gatekeepers) at Vaikuntha (the abode of the god Vishnu) and were cursed to be born on Earth for their insolence. According to the story, the Four Kumaras, Sanaka, Sanandana, Sanatana, and Sanatkumara, who are the *manasaputras* (mind-born children) of Brahma, visit Vaikuntha to see Vishnu. Due to the Four Kumaras' appearance as children, Jaya and Vijaya refused entry, and the Four Kumaras cursed the brothers to rebirths on Earth where they would have to live like mortals. Vishnu then steps in and offers Jaya and Vijaya two choices. The first option is to take seven births on earth as devotees of Vishnu while the second is to take three births as his sworn enemies and will be subsequently killed by various avatars of Vishnu. After serving either of these sentences, they can regain their stature at Vaikuntha and be with him permanently. Cannot bear to be reborn seven times, they choose to be born three times on earth, even though it would have to be as enemies of Vishnu. They were incarnated as Harinakshi and Hiranyaksha in the Satya Yuga, Ravana and Kumbhakarna in the Treta Yuga, and finally Shishupala and Dantavakra in the Dvapara Yuga.

One of the ways to approach the question of life after death is through philosophical and metaphysical perspectives. Philosophers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offered various argument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fterlife. On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ten discussed about life after death is dualism. Dualism is the concept that states that the mind or consciousness is separate from the physical body. This point of view suggests that since consciousness is dependent on the physical body, it may continue to exist after death. Renowned French philosopher, scientist, and mathematician René Descartes proposed the idea of mind-body dualism, suggesting that the mind and body are distinct entities. Descartes argued that the mind is immortal and could potentially exis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body. Considered one of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s of the Classical Era, Plato had his perspective on death. Plato's philosophy concerns the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y to seek wisdom, wisdom which lead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 of the Good. He believed i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and its pre-existence before birth. For Plato, the soul is eternal and engages in a cycle of reincarnation, continually striving to attain knowledge and wisdom. The soul's ultimate goal is to reunite with the realm of the Forms, from which it originated. On the other hand, some philosophers raise questions about the concept of the afterlife. German philosopher Immanuel Kant, for instance, argued that the afterlife cannot be proven or disproven and synthesized with early modern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 He believed that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afterlife fall into the realm of metaphysics, beyond the limit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In considering these philosophical and metaphysical perspective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question of life after death is far from settled. Philosophers present a range of arguments, from dualism to metaphysics, each offering its interpretation of what may lie beyond death.

For modern scientists, death is when one's heart stops beating.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death is defined by the cardiopulmonary criteria, which is how death is defined for more than 95 percent of people. As modern medicine is progressing each day and more people are resuscitated, scientists learned that even in its acute final stages, death is a process. After cardiac arrest, blood and oxygen stop circulating through the body, cells begin to break down, and normal electrical activity in the brain gets disrupted. This will lead to the final stage of death. In simpler terms, death is the permanent cessation of all vital functions in the bodily system. Thanatology is the term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death and the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it from man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cluding physical, ethical, spiritual, medical,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To date, there is no reliable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suggests that an afterlife exists. According to a Gallup poll, about 8

million Americans claim to have had a near-death experience (NDE), and many of them regard this experience as proof of an afterlife—a parallel, spiritual realm. However, some believe that it is easily explained. Since at least the 1980s, scientists have theorized that NDEs occur as a kind of physi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 To guard against damage during trauma, the brain releases protective chemicals that also happen to trigger intense hallucinations. Andrew Newberg is a neuroscientist and professor at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and Hospital and has a reputation for studying the brain scans of religious people. According to him, the NDE experience can be easily explained using scientific evidence. As your eyesight fades, you lose the peripheral areas first, “That’s why you’d have a tunnel sensation.” If you see a bright light, that could be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visual system shutting down last. For scientists and even atheists, death is easily explained, and with no reliable evidence of an afterlife, it does not exist.

In conclusion, the question of life after death remains a mystery for humankind throughout history. There are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arguments revolving around this concept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beliefs and experiences.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beliefs offer the promise of an afterlife. Concepts such as heaven, hell, reincarnation, and divine realms are common in many religions. Near-death experiences offer evidence that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an afterlife and the existence of consciousness beyond the physical realm. From the philosophical and metaphysical perspective, there are also various ways to interpret life after death. Dualism,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immortality of one’s soul raise possibilities of the continuous existence of the soul, potentially living after death. However, skepticism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raise the challenges of providing reliable and legitimate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an afterlife. Scientific viewpoints suggest that consciousness is a product of brain activity, which ceases upon death. While the question of life after death may remain unanswered, the quest for meaning, purpose, and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can guide us in our journey of discovery about this mind-boggling question. In the face of one of life’s greatest mysteries, let us continue to explore and question the possibilities that lie beyond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life after death.



Works Cited

- Miller, Christina. "Religious Landscape: An Overview of Religion by Country, 2024 - CEOWORLD Magazine." CEOWORLD Magazine, 16 Jan. 2024, ceoworld.biz/2024/01/16/religious-landscape-an-overview-of-religion-by-country-2024/. Accessed 11 Apr. 2024.
- Miller, Lisa. "Beyond Death: The Science of the Afterlife." TIME, Time, 20 Apr. 2014, time.com/68381/life-beyond-death-the-science-of-the-afterlife-2/. Accessed 27 May 2024.
- Long, Jeffrey. "Near-Death Experience. Evidence for Their Reality." Missouri Medicine, vol. 111, no. 5, 2014, pp. 372–80,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172100/. Accessed 27 May 2024.
- BBC Bitesize. "What Does Buddhism Teach about Life after Death? - Death and the Afterlife - GCSE Religious Studies Revision - WJEC - BBC Bitesize." *BBC Bitesize*, BBC Bitesize, 8 Jan. 2018, www.bbc.co.uk/bitesize/guides/zyhmk2p/revision/1. Accessed 27 May 2024.
- BBC Bitesize. "Belief in Reincarnation - Life after Death - CCEA - GCSE Religious Studies Revision - CCEA - BBC Bitesize." *BBC Bitesize*, BBC Bitesize, 19 Nov. 2018, www.bbc.co.uk/bitesize/guides/zddbqp3/revision/6#:~:text=Most%20Hindus%20believe%20that%20humans,may%20exist%20in%20other%20realms. Accessed 27 May 2024.
- BBC Bitesize. "What Does Christianity Say about Life after Death? - Death and the Afterlife - GCSE Religious Studies Revision - WJEC - BBC Bitesize." *BBC Bitesize*, BBC Bitesize, 7 Dec. 2017, www.bbc.co.uk/bitesize/guides/zgqjgdm/revision/2. Accessed 27 May 2024.
- "Christianity - Afterlife, Resurrection, Heaven | Britannic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4, www.britannica.com/topic/Christianity/Concepts-of-life-after-death. Accessed 27 May 2024.
- Hasker, William, and Charles Taliaferro. "Afterlif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tanford.edu*, 2023, plato.stanford.edu/entries/afterlife/. Accessed 27 May 2024.

The Brass Howl of Unbeing

——Frank Fang

I had no memory of where and how I was born. The only thing that I could take hold of was the infinite building—an endless warren of dark passages, and high ceilings where the eye could only find traces of the dilapidated structure. To me, every day was looking outside my cage at hateful people who brought only scorn and physical torment.

I could still remember the world back then. It was an abyss, never touched by “sunlight”, if what was told by those people were true. The only light came from the sickly, loathful fluorescent tubes that flickered above the endless maze of cold concrete and rusted brass. Through the cage where I was held as a child, a black golden tower that reached far above the twisted factories, into some unknown realm above. I do not really know what was up there, but the people who travel down the tower seem to hold unlimited power over us. They were so-called “nobles” and “order guards”, controlling fates with their gluttonous cruelty. But soon I had no time to pay for these minutiae.

The cage was a rusted sarcophagus, its bars crusted with the grime of centuries, suspended by chains that shrieked like damned souls when the body shivers in pain. They never called me by any name, the only treatment was violence and hunger.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was to catch any moving thing that came along the cage.

This went on until the age of 8. A man seized me when I was attempting to catch a rat to eat. He took me with him, perhaps on a whim. The man is a cadre of Morris, a famous gangster’s group. My age made it clear that I was not enough to become an official member of the gang. I dislike gangs and this chaos, but clearly being a part of a gang is the only way for a lower hiver to survive. The job was simple, to find junk from the industry block with possible value to give to my father. Yes, the man who bought me became my father. But he used me just as another tool to provide his profit. The work was grueling, long hours of work that barely met the requirements only to be rewarded by a serving of food that was not enough to live. If not, then getting slapped or whipped would be the norm, it was more slapping when I grew up. When night fell, I would crawl back to my cage, like a pet of him. But honestly, I do not hate the old man. He at least brought shelter and food for survival, even though I had to work every day, my father did feed the hungry stomach. Otherwise, the winter of the eight years of my life would have killed me.

I learned to steal outside of the grueling work. It brought more beatings in exchange for food. Stealing was a skill I never mastered, always getting caught. Yet, they knew I stole to live. They despised me, but they never tried to kill a child, so they would not beat me to death. In my own way, I tried to repay this mercy. I helped others when I could, driven by a flicker of justice that burned within me despite the abyss from the teaching of the God Emperor. Yes, I did believe in a God Emperor as a slave of a lower hive.

Even in this lightless pit, I sought honor in my soul. The small shrine of God Emperor himself down the industry block, though its priest banned my entry, offered solace. He never

struck me, and once, in winter, he would give me a cup of hot water. I canno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is in the uttering of the priest but staring at the statue itself is a reward. The statue resonated deeply, for I lived among the lawless, where only strength could impose peace, where only order should impose peace. I clung to that ideal, a lifeline amid the torment.

Years surged by, the body collecting scars like an armor of honor. By sixteen, I was a tapestry of welts and bruises, yet I refrained from retaliation. To kill would invite the worst—hunger, hatred, and death. I endured, hoarding scraps in my cage: bits of metal, a shard of glass, and tools I prayed would never be used.

Then came the day my father's drunken rage shattered the endurance. I had stolen a broken hover lamp, sold it on the black market, and bought medicine — not for myself, but for a dying child abandoned on the streets. He soon discovered I'd spent his coin, beating me until blood pooled on the ground. I pleaded to keep the medicine for the child. In hearing so, he stopped the violence, asking me to point out where the child was. I thought he relented, so I led the way. The child saw me, thinking that he had found the lifeline to move on. Father looked at him, with something in his hand.

Then, something went off.

The child's skull was cracked into ragged pieces with a hole that can be see-through. Father killed him. He warned me that if I spend his coin again, this is what will happen to me. Then, dragged me back into the cage and beat me.

On that day, a stained string in my mind snapped.

The next day, I returned to find him bartering with a slave trader, he haggled over my worth and forced me into the cage that he was too contemptuous to lock.

In that moment, clarity struck. The years of endurance now hold no value. The lower hive holds no Order. Endurance would not bring Order, but endless pain. If Order was my salvation, I must wield it myself.

I assembled a crude gun and a dagger from the tools. The cage yielded easily. I crept to where my father drank with his men, their revelry drowning out my approach. The trader spied me, reaching for his weapon, but my shot took his throat, blood arcing like a crimson banner. My father was shocked freezing his face, but the dagger found his gut before he could act. He grappled with me, but the urge for survival was superior, driving my hand.

He was lying on the floor, quite dead. Suddenly, something starts to take over. The rage—long buried—drove the body. I started to stab the collapsed body, a gurgling ruin. Then, blood red covered my vision.

The next time I came into consciousness was to see his severed head, and his body in a state as if it had gone through a grinder. Perhaps out of some instinct, I mounted his head with

a stick. I stared at the brutal scene. For the first time, I tasted power, a bitter draught masquerading as justice. I was free.

The hive did not mourn my father. I claimed his place in the Morris gang. At the start, a few tried to kill me to take my place but were beheaded by me. But in the lower hive, violence is the only dominant force. It took a few more years to get a complete grasp of the gang. Then, I imposed Order on my territory. The Order on the lawless sprawl, punishing transgressors with merciless precision. I give workers more food and better shelter, traders a safe market and profits, and the nobles from the middle hive more wealth and honor. Slavery, child labor, and human trafficking were now in the past tense. Theft, betrayal, defiance—all met my blade and beheaded. Their skulls collected as a symbol of punishment. I told myself this was Justice and Order, that the hive's chaos demanded such a heavy hand. My deeds were a birthing of a legend. They started to call me "Blood Skull," a name whispered in fear and aw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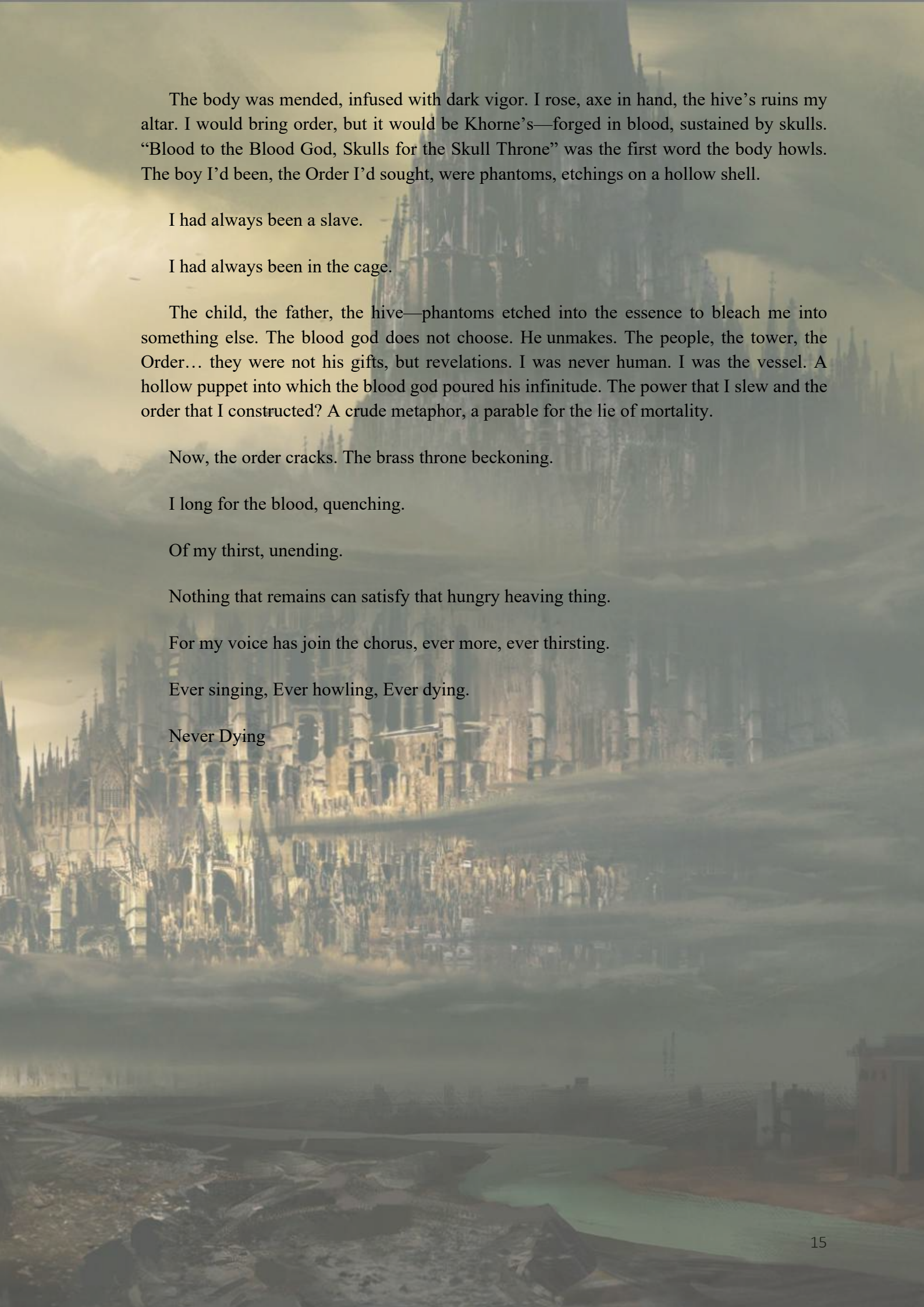
My territory grew, a bastion of rules amid anarchy. I clashed with rivals, their blood staining the concrete as I forged a fragile peace. The poor hailed me, for under my reign, the strong no longer preyed unchecked. I built a system: protection fees collected, and profits shared with enforcers and nobles to keep their guns at bay. My followers swelled, drawn by the promise of stability. I armed them, a legion of eight thousand, their loyalty cemented by the heads I mounted along my streets—warnings to those who defied my order.

Yet, the hive resisted. The nobles, fattened by my tribute, grew wary of my power. The Ecclesiarchy branded me a heretic, my justice a mockery of the Emperor's will. I cared not. My faith in Order was my gospel, and I wielded it as a sword against the abyss.

I felt my body's temper sharpened with time; a blade honed by each betrayal. The body spared no one — man, woman, child— if they broke the Order. Mercy was weakness; only blood upheld the truth. The body seems to be no longer under my control. It beheaded them all to add into the path of skulls, to my old street. Yes, I still lived in my father's old home, but now built into a place to fit the increasingly larger wings and longer horns. So, the year went on with some scorn from the priests.

In my thirty-second year, retribution came. I seem to understand why, but my body doesn't. Cannon fire sundered my stronghold, and Planetary Defense Forces were raining death upon my works. The priest denounced me, his voice a clarion for my end. My followers burned, and my order crumbled under explosions and flame. An Inquisitor and his knights attacked me, their physical power and deepest scold hurling me into the wreckage, leaving me broken.

As I lay amid the ash, a presence invaded my mind—not the God Emperor, but something older, vaster. It whispered of power, of order through slaughter, its voice a tide of blood washing from the body to my consciousness. My sanity, that fragile thread, snapped. I saw the truth: I had never served the Emperor. My obsession with order was a mask, an illusion heedlessly woven by the Blood God to draw me to his brass throne. The cage, the beatings, the rise—all sculpted me into his warrior.



The body was mended, infused with dark vigor. I rose, axe in hand, the hive's ruins my altar. I would bring order, but it would be Khorne's—forged in blood, sustained by skulls. "Blood to the Blood God, Skulls for the Skull Throne" was the first word the body howls. The boy I'd been, the Order I'd sought, were phantoms, etchings on a hollow shell.

I had always been a slave.

I had always been in the cage.

The child, the father, the hive—phantoms etched into the essence to bleach me into something else. The blood god does not choose. He unmakes. The people, the tower, the Order... they were not his gifts, but revelations. I was never human. I was the vessel. A hollow puppet into which the blood god poured his infinitude. The power that I slew and the order that I constructed? A crude metaphor, a parable for the lie of mortality.

Now, the order cracks. The brass throne beckoning.

I long for the blood, quenching.

Of my thirst, unending.

Nothing that remains can satisfy that hungry heaving thing.

For my voice has join the chorus, ever more, ever thirsting.

Ever singing, Ever howling, Ever dying.

Never Dying

Journey to the World Scholars Cup

——Claire Lin & Millah Mu

“This is the day we have been waiting for!” We’ve put in our blood, sweat, and tears, and now we stand proud, having qualified for the tournament of champions. This is not just an achievement; it’s a bold statement of our hard work, determination, and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We are ready to take on this challenge head-on!

Rewind back to before the trip, we had our final training on Saturday; everybody was excited about our competition and our trip. Everyone performed outstandingly in the practice debate and the study. We also formed some amazing friendships.

At the start, we were mere strangers, which was a bit awkward, but we quickly got to know each other because of how much time we spent together. We started making decisions together, which made our relationships more devoted. As we tackled our goals, we took leaps along the way and celebrated our successes. Sure, we lost a few people during the journey, that was tough, but it just made the rest of us bond closer. By the end, we had formed some solid friendships that went beyond just the project.

Every Saturday, we had practice, and we debated repeatedly and endlessly. But because we had such strong bonds by now, it did not feel like we were forced. It was more like a fun debate with your classmates, where ideas flowed as freely as the laughter that punctuated our discussions. The thrill of exchanging viewpoints turned what could have been a tedious routine into an eagerly anticipated gathering. We thrived on the challenge of defending our positions, and the friendly rivalry only fueled our passion.

We traveled together to the Beijing round, the Bangkok round, and finally to the TOC round in New Haven. We journeyed all the way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a 13-hour flight away. There were countless stories to share during this journey; it was like reading a never-ending book, but among us, just one look at each other reminded us of the amazing time we had together, this will always be in our memories.



The Runaway Minecart

—— Jason Zhang

A long time ago in 1851, lived a family of grizzly bears, with a kid called Grizz. Mr. Grizz is strong, tall, and furry. Mama Grizz is kind and lovely, and Grizz is strong and chubby. They lived in a wooden house near the woods. One day Mr. Grizz took the family into the woods. They were carrying spades and shovels. As they walked further into the woods, it became darker and darker.

“Papa?” said Grizz “I’m scared.”

“Not to worry,” said Mr Grizz “There’s no more walking because we’re here.”

“Isn’t this Grizzly Glutch?” said Mama Bear as she pointed toward an abandoned mine a few feet in front of them.

“What is Grizzly glutch?” asked Grizz.

“Well, this is called grizzly glutch because of an event. Years ago, five men went into this cave to search for gold. At the end of the cave, they found a gold mountain. They laughed and hugged, saying that they would be rich the moment they stepped out of the mine. They were talking and having fun until a deep growl, and the five of them just froze. Then a gigantic bear with red eyes jumped out and killed four of them, and one got out. So, this is why it is called grizzly glutch. “Said Mama Bear.

“Yes, it is true” added Papa Bear “but as the story went, it was a bear that attacked them, I think it’ll be kind enough to lend us some gold since we’re also bears.”

“But I’m scared,” said Grizz as he thought of the bear in the cave.

“Not to worry,” said Papa Bear “We’ll not go too far in, and remember we’ve got a flashlight.”

“Ok,” said Grizz. So, they walked into the rusty, black mine. But something they didn’t notice is that while they were talking, a pair of red eyes were staring at them.....

“Hey look, what that” asked Grizz.

“It looks like an old minecart.” Said Papa Bear as he pointed the flashlight toward the mine carts. The mine cart was rusty and covered with dust.

“I think I can start it.” Said Papa Bear as he pushed the lever.

“Are you sure this is a good idea?” asked Mama Bear.

“100% sure,” said Papa Bear “Anyway I think it starting...”

“Papa why aren’t we moving?” asked Grizz.

“No, I think we’re ascending a hill.” Said Mama Bear nervously.

“Impossible, it’s just the engines that’s broken.” Said Papa Bear “AH!!” shouted Papa bear, as the car shot down the tracks like a bullet.

“Look out!” shouted Papa Bear, as he jerked the cart right.

“Phew.” Said Papa Bear “Just in time, and good that I’ve had great driving skills.

“Daddy theirs another one!” shouted Grizz.

Crash!!!!!!

“What happened?” asked Grizz.

“Why is their smoke in the air?” asked Mama Bear.

“We have some good and bad news. The good news is that we’ve found the gold mine!” said Papa Bear.

“Horray!” shouted Mama Bear” Then we’ll be the richest bears in the world!”

“I’m not finished yet.” Said Papa Bear “The bad news is that since we hit a stone wall, and probably the engine is older than me, the result is that the engine is broken.”

Crash!

“See?”

“So now we’ll have to carry all the gold back to ground level?” asked Mama Bear.

“Mom,” said Grizz quietly, “I think something is looking at us.”

“Impossible, according to history, science, and math $1+1+1=3$ not four, there’s only four of us.” Said Mr. Grizz confidently.

“I think Grizz is right, look behind you,” said Mama Bear shivering staring into the darkness.

“It, ‘s impossible, Ok I’ll turn back, look there’s ____ hello, big guy,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Ro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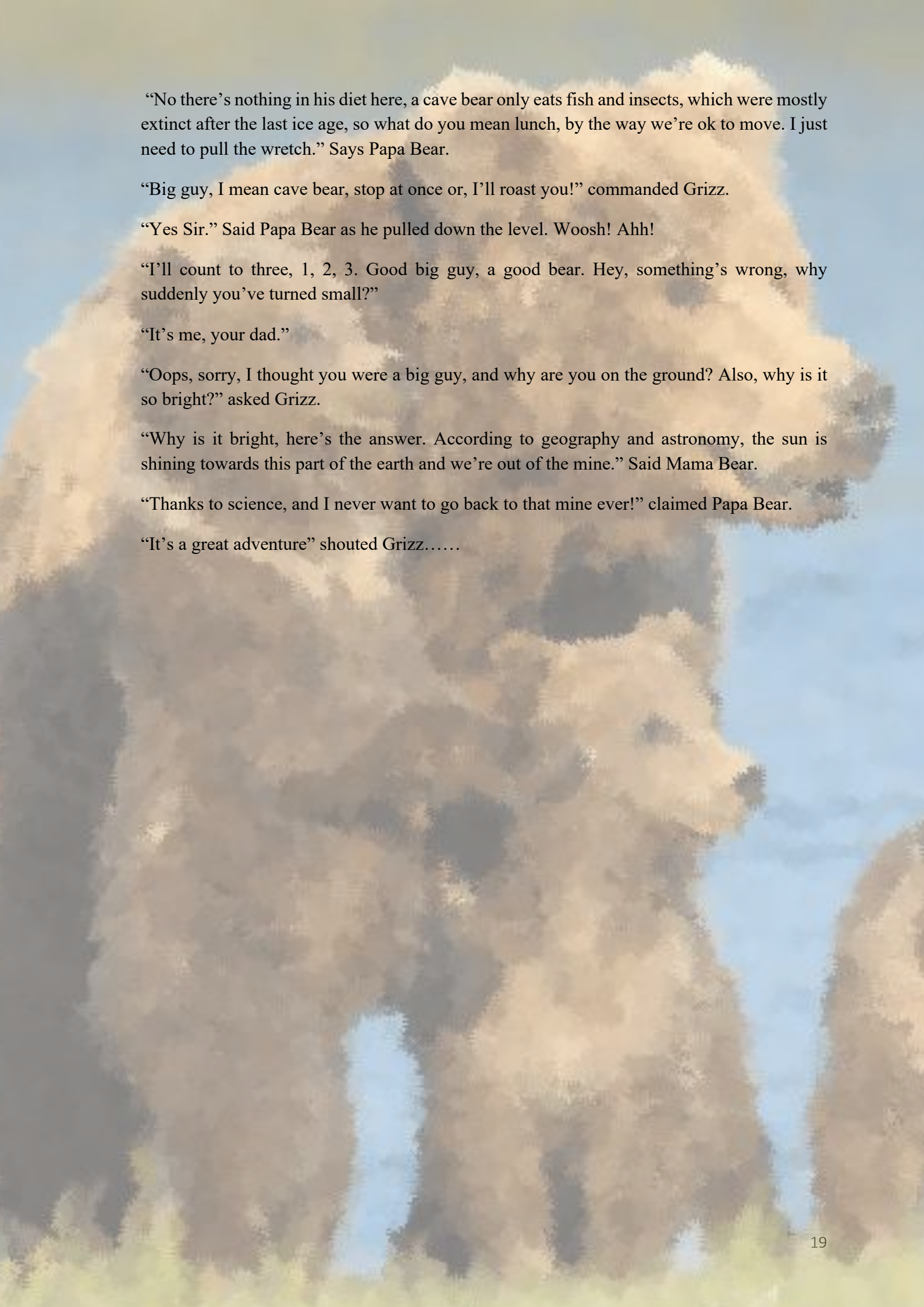
“Quick make the engine work!” said Mama Bear frantically moving closer to Papa Bear.

“What a cute bear with lots of fur and a pair of dark eyes, also sharp teeth, I’ll call you big guy.” Said Grizz “Big guy come here, let me pat your big round face.

“Grizz, this is no ordinary bear, this is a pre-historic animal called a cave bear.” Said Papa Bear standing up with a wrench in his hand.”

“Dad, you’re so funny. You’re a coal ball.” Said Grizz smiling.

“Are you finished, the bear is reading to leap and eat lunch!” shouted Mama Bear.



“No there’s nothing in his diet here, a cave bear only eats fish and insects, which were mostly extinct after the last ice age, so what do you mean lunch, by the way we’re ok to move. I just need to pull the wretch.” Says Papa Bear.

“Big guy, I mean cave bear, stop at once or, I’ll roast you!” commanded Grizz.

“Yes Sir.” Said Papa Bear as he pulled down the level. Woosh! Ahh!

“I’ll count to three, 1, 2, 3. Good big guy, a good bear. Hey, something’s wrong, why suddenly you’ve turned small?”

“It’s me, your dad.”

“Oops, sorry, I thought you were a big guy, and why are you on the ground? Also, why is it so bright?” asked Grizz.

“Why is it bright, here’s the answer. According to geography and astronomy, the sun is shining towards this part of the earth and we’re out of the mine.” Said Mama Bear.

“Thanks to science, and I never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mine ever!” claimed Papa Bear.

“It’s a great adventure” shouted Grizz.....

